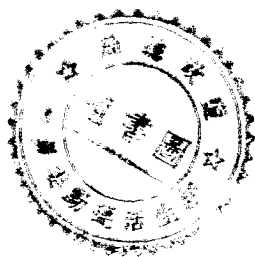


録
墓
陶
楚
生
重
贈

1909

尚
煤
花
如

于冲年編譯



副本



新藝書店

新藝書店

間 諜 花 絮

于冲平 譯 編

新 藝 書 店 印 行

22
23
24

22
23
24



3 0791 1766 3

M16
125
107

1

次 目

間諜花絮 目次

一、侵佔挪威先鋒娜區曼·····	一
二、波蘭女間諜卡曼麗特克·····	一四
三、英國特務導演下的赫斯奔英·····	二〇
四、間諜校長希拉慕勒博士姑娘·····	二七
五、偉大女間諜安娜瑪麗雷塞·····	三六
六、天才間諜喬的尼·····	四八
七、冒險成性莎樂爾·····	五四
八、清長之眼瑪泰·哈麗·····	六二
九、一個間諜學生的自述·····	七二

一〇、德國的祕密警察·····	八〇
一一、德國對蘇聯的間諜工作·····	八五
一二、日本的特務機關·····	九三
一三、日本對蘇聯的間諜工作·····	九六
一四、蘇聯政治密探隊·····	九八
一五、蘇聯間諜在國外·····	一〇三

間諜的任務是偵探對方國家的軍事、政治、經濟、外交、以及一切有關國際的情報，源源的傳遞到本國的情報機關。由情報官把這些報告審計好了，編纂成文，名為「情報提要」分送有關的機構。配合着政治，軍事的防禦或進攻。

敵人在九一八前東三省の間諜活動，幾乎是無縫不鑽。據說當時東三省有幾只母雞，每月能產多少雞蛋，他們都能夠詳細的調查出來。這雖然是言過其實的話，但也由此可以知道敵人間諜活動的利害了。德國爲了侵佔挪威，曾經專門訓練了一批少女，以色相誘引誘挪威軍官，刺探軍情，甚至和他們結婚。結果大批挪威軍官出賣了祖國，而使挪威在幾小時中滅亡。

因了間諜的利害，各國防制間諜（反間諜）工作亦嚴謹起來，通常這種組織

附設於情報機關一部分的。下面引述敵火防制問題而婉激孩子們的教育。凡是你們覺得有什麼可懷疑的事情，哪怕是牽涉到你們的父母，都應該去報告警察。因之，處在抗戰期間大後方我們的民衆，不但要學習敵人的這種精神，而且還需要普遍地去知道間諜的智識，去防制敵人的漢奸的破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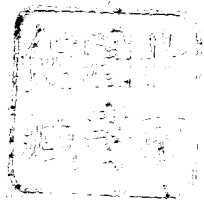
本書介紹了中國歷史上的間諜活動以及近代國家的間諜組織。因而引起讀者警覺性。這也就是譯者的願望了。

于沖平於卅二、十一、五、

侵佔挪威先鋒娜區曼

娜區曼 (Madeljine Naclman) 是一位身材頗長，面貌豔麗，具備着受有高等教育的德國上流階級的主婦。她有一種溫柔與虛偽的慈愛之感，一舉一動，美麗自如。她愛穿黑色的衣服，適合於她略帶肉感的身段。她的眼睛如秋波碧澄，選實在她虛飾的美麗與教養之後，潛藏着殘忍而可怕的心靈。

一九三五年四月卅日，在柏林威爾漢姆街 (Wilhelms Trasse) 德國秘密警察的內室。一個矮小而肥胖，穿着葛布衣服的納粹秘密警察首領希姆萊 (Heinrich Himmler)，對着座傍的娜區曼談話：「你已受信託，而要^在去從事元首最精密，最重要的外國使命了，現在派你到挪威去，你將居留挪威數年，以完成工作，但是至元首命令德軍攻佔挪威時，你必須準備，如果你沒有準備，我們就失敗了



我們決不能失敗！」

娜·曼愉快地微笑着回答說：「希姆萊先生，我明白的，我們會準備好的。」

一個月之後，娜·曼卜居於奧斯陸（Oslo）的卡爾佐漢·部爾發達地方（Carl Johan Boulevard）一所華貴的公寓裏。三個月以後，她和那威陸軍上校羅薩克（Ole Trothak）結婚。婚後二個月，羅薩克上校在華貴之公寓中，與其妻進餐後，奇異地死去。

他的逝世，羅薩克夫人娜·曼便成爲美貌多情的寡婦，她似乎顯意在挪威的社會中處於這種地位，並且鼓勵愛慕她的羣集於其公寓中。她似乎十分富有，毫無吝嗇地款待來賓。

她的公寓成爲奧斯陸軍人聚會處之一。她時常轉換追求她的人，但對她有的前情人，總是藕斷絲連。

當她不款待來賓時，她就在公寓的書室中了，她室中有一扇秘密的門，男

男女女在夜間神祕的時間及正當天明之時，來往不絕。

許多美麗動人的德國女子，假裝着旅行者和學生被派到挪威。這許多女子聽任娜區曼指揮，她們儘速和挪威海陸軍官結婚。自娜區曼在挪威社會上聞名的一年之中，挪威海陸軍軍官有三百人以上已和美貌的德國女郎結婚了。

這使德國第一步控制了挪威的海陸軍！

一九三六年歷史上的慕尼黑會議，英法游擊各中立小國，挪威的政治家乃傾向德國，以期獲得諒解。這使娜區曼及其間諜黨徒的工作容易推動了，而擴展全力在挪威活動。

於是挪威突然為大批德國旅行者的中心。他們並不向奧斯陸，德國的輪船載他們到脫倫典(Trondheim)卑爾根(Bergen)甚至遠在北方的那維克(Narvik)登陸。

這些旅行者密佈內地，有許多人從不離開挪威。像國社黨的組織，假造護照是很簡便的事情，有許多是德國的陸軍軍官，他們漸漸的混入挪威小小軍隊，

而成爲重要的人物。

在奧專陸娜區曼及其德國間諜更公開活動，他們率直的告訴挪威人說，他們難期得到英法的援助了。他們對挪威政治家說，德國是他們唯一的援助者，德國不會出賣挪威的。

許多挪威人原期協約國援助，乃被迫而信德國的間諜。但是娜區曼在海陸軍界中猶如王后一般，並不放棄她的諷刺，謀害，及與挪威軍官結婚等項工作，以便控制海陸軍界中的要人。

一九三九年四月八日晚八時，娜區曼坐在寓中的寫字臺旁，短波無線電收到奇異的消息，這種消息的聲音，猶如音樂的演奏。但是這種雙關語與戲言，實際是從挪威各地發來的電碼。

二個挪威的陸軍軍官，坐在娜區曼的黑色臺子前面，這二個軍官，面色白而憔悴，兩個納粹特務人員手裏拿着實彈的鎗，立在他們的後面。

在公寓外面。整個的斯丁的半島，神祕而迅速的籠罩着戰雲。在四月六日英國在挪威海岸懸設水雷，引起德國的藉口。其實遠在英國施放水雷前，德國兵艦早已從德國溜了出來。在那天之前，英國潛艇擊沉德艦一艘，德軍三隻被溺斃。

在四月八日之夜。德國軍艦排列在挪威的海岸線，隱匿於小峽江中。遠至離德國千里的那維克。有一艘兵艦隱匿於峽江中。達三月，在等候攻擊的命令。

挪區曼對於那維克並不滿意，因為該區的那軍指揮官是一個和德國女子結婚者，他已完全依照納粹的行動，他準備命令部下不准抵抗。

在卑價根的重要人物，也是德國的軍官，他們混入挪威軍隊或人民之中，使挪威軍民為金錢，美人而出賣，在斯達惹 (Stamner) 其情形亦同。

挪區曼把她的首要工作幹得很好。但是整個納粹軍事行動的危險之點是奧斯陸峽江，該處有荷托 (Hofar) 和奧斯卡堡大砲台。如果這幾個砲台轟擊不停

，可將德國海軍擬於奧斯陸灣之外。

坐在娜區曼對面的二個人，業已失去了自由。祇要他肯答應一擊，砲台就會轟炸了。

他們成了娜區曼以及納粹間諜的俘虜已有五天了。其中若有一人不依照娜區曼的命令做去，他就有遭遇喪失生命之虞。

四月八日夜半的時候，神祕的黑影掠過奧斯陸的街上，在奧斯陸邊境的福尼部航空站（Fornbo Airport）其他神祕的影子也在活動，這種憧憬的人影，都停留在航空站相近。

在那維克，卑爾根，斯達完格（Stavanger）和脫倫與其情形也正相同。

在宏偉的宮殿裏，蘇聯的領袖們，想不到數小時中，他的國家會完全淪入德國人之手。雖然他不知道，但事實也都在夢中。

在那維克港口與北海的峽狹裏，濃霧重重，艦隊的哨兵看見三、四隻海

船漸漸駛過峽江，他漫不經意地看着，相信這是運鉄礦砂的船。

來船慢慢的駛近了。在濃霧中黑沉沉的人匍匐著。哨兵注意到船上飄揚著美國旗，這在他看來，似乎覺得奇怪，自從戰事發生以來，在那維克港口從來沒有這種船隻。

他打着呵欠，該是他換班的時候，另一哨兵來接班了。三只船還在狹窄的峽江行駛，差不多費了半小時才駛入港口。

及至這三只船入港以後，數百那維克的人早晨起來，他們看了這三只船，大為驚愕，在三艘掛著美國旗的運鉄船後面，有強大的德國戰鬥艦一小隊。隨即所發生的事情使這個港口的人為之驚愕。這許多德國艦隊駛入碼頭，士兵們從船上湧下來，從港口其他的德國船上，還有穿著墨綠色制服的其他德軍，從甲板上奔下，加入戰艦上的軍隊。

德軍於半小時內佔領那維克。挪威兵士竟不發一彈，小砲台的大砲也不發一

彈，也沒有挺來福槍射擊登陸的德軍。

在那維克的擲軍司令部曾下令不准一兵射擊德軍。有的軍隊逃到山上，有的爲德軍所俘虜。

娜區曼佔領那維克的工作業已完成了。

沿挪威西面的全部海岸線，德軍都同樣的完成了軍事行動。在脫倫奧如此，卑爾根，斯達完格及克利斯訊山特（Kristiansand）等地如此，這些砲台的指揮官把俘獲要塞的砲筒沉寂無聲，不發一彈，他們或爲金錢或因畏懼娜區曼之故而出賣其祖國。

在邁奧斯陸的綿長而危險的峽江，其軍事行動也極爲準確，祇有在遺棄地方，其侵佔於早晨一時半開始，不如說定之於早晨五時開始。

在早晨一時半以前幾分鐘，有一個命令發給荷托海軍棋檣地的司令官，這個命令據說是外交大臣科脫（Kort）簽字的，命令三艘挪威軍艦，對於即將駛入

峽江的德國戰鬥艦，不要開火，各軍艦司令命水兵離艦登陸。

但是在這個地方德國的計劃略受挫折，這一挫折犧牲了德國海軍的精銳，威敷雷艦奧拉夫·屈理格伐孫號（Claf Triverson）突然于前夜駛入荷托海軍根據地，準備修理。

娜區曼在其奧斯陸的公寓中，並不知道這艘小敷雷艦的駛入該處。所以會令發給其他軍艦時，這一艘敷雷艦的司令並未接到。

屈理格伐孫敷雷艦停泊於奧斯陸峽江的狹隘港口。德國戰鬥艦的影子出現於黝暗的天際，在戰鬥艦之後，運輸艦滿載着士兵。

一小隊德國戰鬥艦隊，由頭等巡洋艦愛姆頓號（Emden）率領，慢慢填愛姆頓號駛近峽江口。這艘小敷雷艦的艦長爲之驚愕，他沸騰着北歐古時豪爽的熱血，並不猶豫，號令他的下級長官，命士兵去守衛敷雷艦的大砲。

十二生的口徑大砲怒吼了，大砲在未及一千碼的距離開火，第一次的排砲，

四顆十二生的砲彈，擊穿愛姆登的鋼板，洞穿軍火庫。於是發出爆炸聲，砲火和烟焰直衝霄霄，立即黑夜如同白晝，愛姆登號的船首向下，沉於海底，船中載有五百三十八人。

屈理格伐孫號敷雷艦又對着愛姆頓號後面的巡洋艦放了一排砲，這是一萬噸卡爾斯盧埃號(Karlsruhe)巡洋艦，敷雷艦上放射出的砲彈，擊中這艘巡洋艦的船艙，發出猛烈的爆炸聲，這艘巡洋艦和七百四十二位水兵沉下去了。但是屈理格伐孫號繼續轟擊，第三艘德國巡洋艦勃魯秋號(Bluicher)被第三次排砲擊毀。一艘大戰鬥艦的大砲，在海面上可以摧毀如屈理格伐孫號十艘的軍艦，但它駛開去了，碰着岩石的海岸，慢慢地沉下去。

在這一場海戰中，這艘小小的敷雷艦擊沉了德國的海軍精銳艦隊。正在這個時候，有無線電發給這艘勇敢的小軍艦的司令，這個電令據說是由挪王哈康直接發來的，令該艦司令停止轟擊德艦。

一艘外小，數雷艦與整個的德國艦隊相攻擊時，娜區曼生在奧斯陸的公寓中

，捏造命令，拍發給敵雷艦的司令。

當屈理格找孫號司令接到命令之後，就停止轟擊。他深為愕，不知所措

，但是王命必須服從。於是為這艘雷艦所攻擊，停滯和駛往陣而不能活動的雷艦行駛過這艘小艦。但是因屈理格找孫號的勇敢，已使其炮台為之驚起。在奧

斯陸峽江口聞風響應者，有奧卡斯堡 (Oskarsoeg) 與賽爾斯坦 (Seierstein)

二砲台。

率領德國戰鬥艦隊與運糧艦隊諸島二萬六千噸的戰鬥艦隊奈塞艦隊 (Neser)

onau) 德國人對於這二個砲台並不贊同，繞行通過，所以一嫌設雷炸藥砲台投

擲炸彈，但是炸彈並不使大砲停止轟擊，砲台開火，砲彈銅穿德艦格奈塞艦號

鐵甲。當該船軍火庫被擊中時發出巨大的爆炸聲，這艘大戰艦連隊兵一千五百人

下沉海底。

其他德國的軍艦——撤退至火線以外。

在奧斯陸娜區曼正在迅速工作着，在她的辦公室中，二個挪威的軍官發命令給二個砲台，他們捏造是國王發下命令。令這二個砲台停止發砲。

於是砲台服從——命令，而德國海軍得意洋洋地轉身駛過這二個小砲台。

德國軍艦確定無人再射擊他們時，於是使挪威兵士登戰鬥艦。然後用無線電向挪威各埠廣播說：「不要轟擊我們，因為在我們軍艦上有貴國的兵士要喪生的。」

德國的戰鬥艦和運輸艦駛過敷設水雷的海面，他們對於水雷並不注意，在清晨前一時半，有二個人走進電氣機關，他們把操縱奧斯陸峽江的水雷機紐起了，使其不致爆炸。

在那一天上午九時，德國軍隊以直捷正步的步伐，開入奧斯陸美麗的卡爾佐漢，部爾發特地方。

挪威已被征服了。

羅羅曼的工作完畢了。在侵挪廿四小時以後，她又走進了柏林秘密警察總局的內室，與希姆萊會面。

波蘭女間諜卡曼麗特克

瑪裘司加姑娘是一個美麗的舞女，每晚在波京華沙最大最時髦的一個跳舞廳裏跳舞。漸漸轟動了全城。她的哥哥馬哲斯基（Peter Mrjewski）是波蘭的一個間諜，現在是一個雙料間諜，其重要工作是替俄國偵查波蘭。馬哲斯基最先曉得了他的妹妹是一個陰謀案件的大圈之內，而且是佔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但是他不敢揭破，因為恐怕妹子也一併要受害。

當時波蘭總參謀部有許多可貴的祕密材料，都由賄賂而賣與蘇聯間諜部善於賄賂人的拉抄羅維茲（Zacharowicz）在這跳舞廳的燈光下，甚至有許多在俄國活動的波蘭間諜的姓名，都集於莫斯科。結果一批一批的被殺了。波蘭間諜部反間諜股的主任是一個受有嚴格訓練的。在華沙活動的外國間諜非常之大胆，甚至有

些敢打電話到參謀部。危害國家陰謀的人既然進攻到內部中心的機關，他的一切行動必須異常謹慎機敏，而後才能破獲這一大團陰謀的人。他不寫信不打電話出去詢問，也不相信軍隊中那些同事。

他需要一個新的人物，要有神速的機智的材能，來做這種危險而嚴謹的工作，就是偵察間諜。麗特克元帥（Field Marshall Litke）的女公子卡曼麗特克小姐（Miss Kalman Litke）是一個頗為適當的人材，她對於軍事熟悉的情形，使她有許多的地方，她是亟關心祖國的，很有才幹的，容貌言語很能動人，而且是能夠取斷然之手段的。如果她覺得某一件事足以影響祖國的安危的時候，便馬上以全副精力去工作。

如果波蘭的間諜一批批的賣與俄國，那麼在參謀部自由活動而得到這些秘密名單的是什麼人呢？她把參謀部的一切長官和職員作一次很詳細的檢查，在那些可疑的人之中她注意二個人，就是巴可斯基（Jan Bokowski）和巴拉哥斯基（

Borakowski) 前者是一個退伍的隊長，在部裏担任着普通的職員，後者是一個陸軍少校，曾經有過很好的成績，得過許多獎章，他也是波爾蘇斯基 (Marchalski) 黨中很有勢力的一份子。

如果要得到證據，證明像這樣有功績的人是叛逆者，或是敵人賄賂的間諜，確是一件頗費功夫的事。但是沒有他們這樣勢力的人，也不能給予波蘭這樣致命的一種打擊。麗特克小姐發覺了他們二人與跳舞廳的那個舞女有很密切的關係。然後她又認識了舞女的哥哥馬哲斯基，發覺了他是一個蘇俄的間諜。便把這件事告知了波蘭反間諜股的主任，主任告訴她馬哲斯基同時也是波蘭間諜部的下面做事，這樣，便知道他是一個雙料間諜了。然後麗特克小姐便和馬哲斯基表示親密，從他那裏查得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實，便是他的妹妹常常往但澤 (Danzig) 去旅行，而在旅行之前，每次總是與她認為可疑的那二個軍官作長時間秘密的會晤。麗特克得知了這件事之後，便確定舞女瑪裘斯基乃是巴可斯基和巴拉哥斯基

的傳達人。她把金錢從俄國帶來，而他們則把波蘭的文件和秘密消息送過去。

正當此時，麗特克小姐爲了這個案子，特往匈牙利的布達佩斯（Budapest）去一趟。但出乎意料之外，她到那裏時，便馬上有人看守她，說她是一個波蘭的間諜。當時從華沙有命令給她，叫她不要辯駁，等候變化。她曉得如果一個間諜說錯了話或是運氣不好，他的政府是不會庇護他的。在以前她的運氣都是很好的，而現在她的話也沒有說錯。

當匈牙利的官員審問她時，她的對答並不像一個普通緘默不言的女間諜，她把最近的活動老實說出來，然後便反問：「你們現在要把我怎樣辦？不錯，我是波蘭的女間諜，但我只是做反間諜的工作，我並不是政府派來問話你們的。」

匈牙利官員決定是：如果她肯將匈牙利政府辦一件反間諜案子，便不再追究她。他們也是和波蘭一樣，在謀本部內部洩出了消息，不過這個叛徒不是出賣與波蘭而是出賣與捷克。

然後她又祕密向波蘭政府請示，上面的答覆是她現在既然已被扣押，時期可以無止境的延長，祇要她自己看情形決定。於是她決定替阿牙利破這個案子，過幾晚之後。有人介紹她給參謀部的一個官員勒特凱隊長（Captain Chrial Ruker）她自己則說是一個波蘭的舞女，想交一個朋友，便交了這位可疑的隊長。由是她担任了兩處的工作，就使她在這二國的京城乘着飛機往返了。

這種奇特的情形，經過了一年多之久。勒特凱本是一個賣國者，但是不容易把證明露出來。在華沙、瑪達斯加還是和以前一樣的行動，以為自己的頸上是掛着一串珍珠，而實在是一根致命的索子。

一個國家經不起長久讓一個賣國的奸細活動着的，賣國者必須以欺騙的手段查究出來。但是查究他的人，對於他的私人關係上，必須毫不以感情用事。

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五那天下午，麗特克小姐報告布達佩斯的警察局，勒特凱隊長自殺了。來查看的警察，看見她手裏也有一支手槍，並有二顆子

彈打穿在牆上，於是斷定隊長是她槍殺的；把牆押起來。但不久把她釋放了，因為警察局宣佈那隊長是自殺的。

就在那天早晨，有一個軍事會議，召了他去。上面凶長官，對於他種種賣國的事實，完全證實了。便叫他在二十四小時內去自殺，否則就要公開受到恥辱，押起來。然後槍斃，他們決定要他馬上去自殺。現在他曉得在過去數月中那女子是政府派來觀察他每一行動的，於是他回到自己房裏去，拿着手槍，等候那女子。麗特克小姐來後，他對她放了二槍都沒有打中。麗特克小姐避開了，於是他回頭把自己打死了。

第二天麗特克小姐乘着飛機北上，結束了華沙的那個案子。巴拉哥斯基和巴可斯基已經是定了死罪。於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執行死刑。美麗的瑪表斯加雖然也是最重要的主犯，但卻判為終身監禁。

英國特務導演下的赫斯奔英

在一九四一年開始時，希特拉（Hitler）決定他不再拖延對俄國的「聖戰」。他的在東進之前打倒英國之企圖已經失敗了，挽救的方法便是和英國諒解，以便安心集中力量去對付俄國。

同年二月，希特拉發動了試探的鬚角詢問英國直接談判的態度，這個試探不是對英國政府的，而是對有一部份有勢力的英國人的，其中有一個已經聲名狼藉的英德協會的漢密爾登公爵。一個有名的外交家充當通信的專差，而德國則以和平友好的名義提出建議。雙方都謹慎地各不露面地使計劃進行着，當德國建議在中立國談判經拒絕後，柏林方面就提議派一個代表到英國來。

希特拉決定這個代表必須是一個高級將粹——他的名字要和元首有連系，他

的出現要能引起人們的注意，他還得是一個能正式代表德國政府說話的，他要能代表元首訂立約定。顯然這個差使落在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的頭上。他是第三號納粹，希特拉的私人代表同時又是密友，他是在英國亞歷山大里亞長大的，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並且「了解英國人的心裏」。

英國方面遲遲不答覆希特拉的建議，但最後終於接受。因此在五月十日，秘密談判經過了四個月後，赫斯在黃昏中起飛了。

有一件事是出於德國意想之外的，就是他們來往談判的對方，其實是英國特務人員利用着漢密爾登以及其他英國協約份子的名字和筆跡，在一月裏的第一個信息那個名外交家從德國帶出來就不曾達到收信人的手裏，他在中途被特務人員截了去。從那時起來往的信件完全由英國靈敏的特務經手。璵文故意寫得適合德國的胃口，加強他們認為英國在困難中找出路，而送到柏林。

赫斯飛英的那天晚上，正是納粹對倫敦發動最大規模一次轟炸進行的時候，

忽然蘇格蘭海岸監視哨來了一個報告說有一架飛機向蘇格蘭飛來，但不能準確地定其機種，看它的速度像是架戰鬥機。在空軍指揮部的指示室裏一枝針訂在高高蘇格蘭東海岸上，一個箭頭指着這架飛機正在向兩飛。

戰鬥機司令部的指揮官查詢過屬委之後大聲叫道：「爲了上帝的原故，叫他們不要打下來！」兩架颶風機立刻飛去追蹤這架神祕飛機，命令是強迫它降落，但無論如何不許打下來。這時指示室裏的小紅箭頭已在爬過蘇格蘭，戰鬥機指揮司令部裏高級長官部全神貫注地釘住它看。在小村莊派斯來附近，幾乎到了西海岸，它停止了。司令部裏的指揮官叫道：好了，「多謝上帝！」

在蘇格蘭拉那克郡，農夫台維特·麥克林看見一個人負降落傘落在他的田園，他拿着乾草叉跑過去，「你是網釋敵人呢，還是我們自己人？」他問。「不是網釋敵人；是英國的朋友」，那個人答道，他說話很困難的樣子，因爲他把腳腕子扭了正非常疼痛，把他弄到農夫的廚房裏，他對自衛隊承讓，他從德國來的，他

正在找十里外的漢密爾登公爵莊園裏的私人飛機場。「請告訴公爵，阿爾弗來得
• 韓來了」，他說。

這時一個由諜報人員和特務人員所組成的「歡迎團」正在深密爾登的飛機場
上等他。赫斯因為汽油用完的關係，而強迫降落，乃計劃中唯一的頓挫——假定
它是使赫斯飛英的消滅。走露出去的頓挫。

「歡迎團」聽到這消息並發現他們的來客之後，立刻來把他接到格拉赫附近
的馬利希爾的收容所，在那裏他改變了他的故事，「我是拯救人道的」。他說。
「我是魯道夫•赫斯，」他表示他之來訪先是得到幾位有力的英國人士的同意的
——這比一般人的猜測要真實得多。

赫斯之來本預備間接和英國政府接觸的。可是實際上邱吉爾（Churchill）却
安排得使這個接觸再直接沒有。第一次大戰中的間諜王，後來在柏林英大使館當
過五年祕書的依房•凱巴得到飛到蘇格蘭來接受赫斯的計劃，由他直接傳到政府

手裏，這甚至連希特拉都不能要求更進一步的合作了。雖然邁密爾登不在場。可是赫斯依然相信他是在跟中間人英德協會份子打交道。

這位納粹對凱巴得利傾吐了希特拉的停戰及和平建議的全部。他非常熱誠，口若懸河，他的話用速記記了好幾本，因為他相信英國已經受了重擊，英國很了解自己的處境，所以他的口氣是給一個將死的敵人，以慷慨的緩刑。

（方案的要點如下：希特拉在西線完全中止戰爭，德軍自法境各部撤退，惟亞爾薩斯及普倫二地除外，盧森堡仍由德軍駐守，而荷蘭，比利時，挪威及丹麥的德軍則將退出，此外元首更預備撤退南斯拉夫。希臘及大部地中海區域的德軍，希特拉並將從旁調停英意關係，英國的報答，祇要當德軍東進時採取友好中立態度就夠了。

赫斯解釋希特拉在「東方」拯救人道」的使命重要性，並指出那時英法將怎樣為自由資本主義對東方共產主義戰爭的兵工廠，他說德國且將不斷收取同盟的軍

火生產直到這些工業能轉為平時工業為止，以防經濟危機，他絲毫不提希特拉的東進計劃，他說那完全是德國自己的事。

希特拉使者整整敘述了二天，他着重地說元首對於細節並不堅持——英國可以提出自己的和平條件來，希特拉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是一心要趕快結束這兄弟兩之間「無意義的戰爭」——這同時可以免除他在東進時後方的威脅。

凱巴得利帶了德國的計劃來到唐寧街十號，這個計劃拍到華盛頓徵求意見。羅斯福（Roosevelt）加強了邱吉爾的決定，回答是乾脆的「否」，倫敦和華盛頓雙方再三警告俄國當心德國進攻。俄國的領袖或是不信，或是裝作不信。

這個決定沒有告訴赫斯，祇是給他知道他的意思正在討論中。他能走之後，他飛到倫敦和卑維勃魯克·古治以及別政府要人交談，但邱吉爾却再三拒絕他會面的要求。

一直到他把話全都說完，再不能從他身上獲得任何有價值的消息之後，這才

告訴他的計劃已經被拒絕，英國已經是俄國的盟友。這時他才知道以前他和英德協會份子的談判中途由英國特務截了去的，事先漢密爾登和其他那些人誰也不知道他要到英國來，直到全英國都知道，他們才知道，這些打擊和沮喪使他神經有點失常，這使關於赫斯神經錯亂的故事變為真實了，當他聽說卑斯麥號被擊沉之後，他哭了一整天。

赫斯要求送他回德國去，因為他是使者，有資格要求安全回去，英國却認為他這個使者是對私人而言的，而非對政府的，於是他成了一個特別的戰時俘虜。現在他被監禁在一個大的貴族花園裏，在警衛區裏可以自由行動，他把大部份時間花在讀書上。

戰後，至全部故事可發表時，「赫斯奔英」在英特務機關成功史上佔著很高的一頁。

問談校長希拉慕勒博士姑娘

希拉慕勒博士姑娘 (Fraulein Doktor Elisabeth Schragmüller) 出身於一個威斯特發理亞 (Westphalia) 的世家。一九一三年在夫賴堡大學 (Univ. of Paderborn) 得到哲學博士學位。

一九一四年十月九日，德軍攻陷比爾登凡爾港 (Aix-la-Chapelle) 後，就把後方機關，從比利時京城移登凡爾。博士姑娘被主持訓練間諜任務。

一九一七年博士姑娘教導間諜一部分的規律是這樣的：

你所欲問談的目標地，去時不要顯出急迫的樣子，你要顯出好像是對另外一個地點一樣。

對於材料的搜集不厭其詳，但是不要顯出急於需要這種材料的樣子。不要以

爲你想或是必須搜集某項材料，便集中注意力去搜求之，公然的到處詢問，以致使你那種追求的決心顯露出來。

如果你能講多種語言，不要把這種材能顯露出來。這樣別人就可以無顧忌的用以爲你不懂的語言在你面前談話。你要記着一個德國間諜在外面工作時不要講或是寫一個德國字，卽或德文是你的土話，這條也還是適用的。

訓練你自己在任何時候要有一種自然的態度，安閒的樣子，講話和行動不要顯出祕密的樣子。不過有一個例外，如果某人有一件重要的消息告訴你，則你要假裝出差承可靠的態度，同時帶一種神祕的樣子，他就比較放心把消息告訴你。

把你所得的材料總是用一種無關重要的記載下來。數字頂好的利用個人用處的眼目。譬如你在朴次茅司 (Portsmouth) 看見十座兵艦上的大砲在運貨汽車上，準備裝到兵艦上去的，你就裝着在朴次茅司吃的那種美味的水手餐，花了你十個先令。

如果你想用直接交易從某人得到某項材料，就設法使他走到離開他家裏最遠的地方，同時也是離你自己工作最遠的地方。如果辦得到，設法使他經過一條迂曲無味的路徑，時間頂好是夜間，一個走倦了的人是不會謹慎的，猜疑的不會說謊或是爭價，而是想安閒的休息一下子，凡此種種對於你都是有利的。

想信或文件焚毀時，不要以為那紙灰別人不能讀了，顯微鏡對於紙灰是可以弄出些成績出來的，在間諜工作中，把紙撕碎或是丟掉並沒有把紙毀掉。甚至把紙屑投在廁所裏，也不是絕對可靠的。

不要信靠任何人，對於那些顯出尊敬或敬慕你的人，不要認為可信靠。那些最有才能的做反間諜工作者，無論男女，就是那班容易引起別人信靠的人。他們可以假裝着真誠，甚至於熱情，然而內心並無絲毫感情存在。

對於你個人的所有物，不要隨意亂丟。有些不重要的東西，或是放錯了，或是旅行時遺漏了，以致後來敵方藉以追蹤你。

對於大衆銀錢的安放，收受，花費，也要特別小心，有許多間諜是由於銀錢的出入而查究出來的。你出入的銀錢不要與你個人的工作地位相差太遠。

每每因了小小差錯的地方，或是判斷方面的，以致誤了你的大事，你用假名的時候，要特別小心；你對人講過去的歷史要合乎你那假名（與你真正過去的關係完全不同，）也不要太放肆了。

關於傳遞消息或躲避的計巧，不要太過於自出心裁或太新奇了，除非你的確曉得你那方法真正是新的，在一種激烈的鬥智之中，一個間諜獨自在外面工作，的確是要與許多很大的勢力來掙扎。

如果你要將某種文件送與同謀者，要設法不要使二人同在一處，即使是暫時，你以為你所安排的相會別人不會看見，但是你惟所能自信的，祇有自己的那種小心。一個間諜不可因着一種不可預料的危險，或是不小心，或是同謀者的胆怯，而把自己的使命犧牲了。

這位女間諜領袖的一切教條，都是根據於謹慎的原則和普通的常識，她的每項的原則，雖則經過數十年後，至今還是牢不可破。

博士姑娘那種愛國的熱狂和超絕的幹才，以致使那些即使遠在敵國內地的間諜，也能受其統制。她似乎是一個崇拜嚴格約束的。當她探討着這種前人未曾開發過的專業時，她對於自己的約束也是非常嚴厲的，無論怎樣，她終算是第一個間諜主腦。對於即算遠在國外工作的間，也還是要施行嚴格的約束。

她曾派遣一個間諜馬喀斯 (Joseph Mark) 去英國。他是一個不中用的東西。一到英國海口，登岸就被發覺拘捕。審問的時候，他供認了一切。原來他本和法國密探隊有關，派他到盎凡爾活動，可是一到盎凡爾就給博士姑娘發覺。用死刑威逼，要叫他充德國間諜，他只得接受了，但是博士姑娘沒有給他知道任何的秘密。她先給他一個護照，冒充荷蘭人，另外是一筆旅費，一份詳細的訓令，和一本舊郵票冊。叫他去英國担任海軍情報。博士姑娘發明的方法很巧妙，是用舊

郵票當作暗碼，命令他調查英國各港軍艦數目後，就寄郵票到荷蘭，再由荷蘭轉盤凡爾。例如從英國某港口把一箱郵票寄出，就表示在發信的那天在港口裏，停泊着若干兵艦，其種類和數目是以郵票的種類和數目為根據。三張蒙維尼格羅（Montenegro）郵票便是三隻鐵甲艦，兩張祕魯（Peru）郵票便是二只巡洋艦，四張智利（Chile）郵票便是四只輕巡洋艦。這些供詞雖然使英國密探機關知道一些德國間諜活動的情形，但也不過如此。此外經詳細研審，馬喀斯却什麼都不知道。因此馬喀斯當時就判決在英國監禁到戰爭終了為止，當下馬喀斯聽了這判詞，高興得跳起來，他說英國的監獄，對於他是惟一安全的地方，要是別的無論什麼地方，他都會隨時有性命之憂哩。

馬喀斯的害怕，一點也不過分，因為博士姑娘確實是這樣辣手的一個女子。另外一件事實可以證明：一個荷蘭人，名叫喀爾貝克（van Karbeck）的，本是富家子弟，因游蕩宣告破產，無法生活，才做了德國間諜。博士姑娘就派他到巴

整工作。可是到了巴黎以後，舊習不改，揮霍無度。有一晚喝醉了酒，向一個酒排間的女堂倌談愛，甚至於說出了他是替德國做工作，要求和她合作。誰知這女堂倌，却是法國反間諜機關的密探，因此報告了當局，當局租借這人做線索，追蹤別的德國間諜，所以暫時不拿他，却派了密探去釘梢。但是博士姑娘本來另外派一個間諜，注意喀爾貝克的行動，那間諜偵知了喀爾貝克洩漏的祕密一面向盡凡爾報告，一面就立刻通知在巴黎的德國間諜，這樣喀爾貝克和德國間諜機關失掉了關係，法國暗探追蹤了幾天，毫無結果，於是決定把喀爾貝克拘捕起來，誰知在預定拘捕的前一天深夜，喀爾貝克就在巴黎一條熱鬧的街道，被刺殞命。背上還插着一柄利刃，經檢查結果，這利刃是德國出品的。

博士姑娘不但對一般小間諜非常嚴厲，就是對於有地位的高級人員，也是一樣。博士姑娘身邊有一個技術顧問，是一位伯爵，現任中校軍官。博士姑娘每次接到關於敵人的軍器和機械裝置的報告，她不諳劍技術，無法查核真偽，就請這

位技術顧問，加以鑑定。在那時，協約國正發明了坦克車，想仗着這個新式武器擊破德軍決定最後的勝負。這坦克車的發明，雖然嚴守秘密，可是博士姑娘已經有所風聞，關於坦克車，她接得三個不同的報告，最後一個是講到內部構件構造的。當時博士姑娘就把三個不同的報告，一個個都給那位顧問看了。技術顧問的答覆是說，這種車輛像鐵甲車那樣，供後方運輸是可以的，但在前線重砲和大炸彈轟擊之下，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博士姑娘不信，就叫他寫一個文件，說明他的意見。這文件結論說：「坦克車的製造是可能的，可是不足輕重……就軍事觀點而論，坦克車是一無價值的。」

然而，坦克車第一次上場後，協約軍在坎勃萊 (Cambrai) 用這種新式器進攻德軍陣地，進展之速，如秋風掃葉。協約國軍隊得到鉅大的勝利。

最後博士姑娘得到前線失利的報告，知道敵人是靠了坦克車得勝。不管是伯爵也能，博士姑娘是不好欺騙的。她就馬上把一份前線戰報和一枝手槍送與這位

技術顧問軍面，他終於開槍自殺了。

偉大女間。安娜瑪麗雷塞

安娜瑪麗雷塞 (Anna-Marie Lesser) 的父親是柏林的一個有閒階級。當她十六歲的那年，就和騎兵聯隊長維男基結婚，因為她的婚姻遭到了父親的憤怒，把她逐出家庭。當時維男基的收入不足以維持小家庭的用度，他就辭去騎兵隊職務，轉入友人介紹的間諜工作。這個新工作很使他煩心，因為怕不討安娜瑪麗雷塞歡心，他便把這職業的性質告訴了她，起初她總是提心吊膽，然而以後就安心了。

在維男基工作任期，曾帶了她的夫人偕往各處工作，這使她漸漸地受到間諜事業的刺激，得到極大的興趣。

有一次維男基奉命在色登(Saldern)附近偵察邊界砲台的消息。安娜瑪麗雷塞

發覺他們已被監視了，她同維男基立即乘第一班火車回德國，在查勒羅換乘到科倫的特別快車上，維男基嚷着非常痛苦，到達目的地時，他已是舉步維艱。安娜瑪麗雷塞把他送到醫院裏，當天晚上，他因急性盲腸炎死在醫院裏，使她感到了人生缺乏意義。

但是她急須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任務，到了柏林參謀本部，將維男基最後榨得結果報告他的長官，就將記憶所得嗚咽含悲地作着說明與補充；那裏是重要的鐵路線，那裏是法軍演習時所築的砲台，這便在場的人大爲驚奇；未亡人安娜瑪麗雷塞在痛念中向參謀本部請求繼承愛人的遺志，而被錄用。

參謀本部爲試驗她的能力起見，特地派她到佛吉山(Vogels)去，可是當她的活動結果，竟能揭回法國精良大砲的確切照片和圖樣，這是對德國參謀本部認爲異常重要的情報。

回柏林後，她就被德國參謀本部主任。把所有關於外國軍備的絕密消息的材

料加以全部整理，由此熟悉各個重要的間諜，使她可以與他們有機會時合作。

一九一四年春，安娜瑪麗雷塞負責考察比利時的軍事設備及其嚴重時候的處置。

比利時軍官們在不列塞爾安哥拉安司旅館中一間富麗堂皇的大餐廳舉行了一個慶祝會。安娜瑪麗雷塞也出現於同一餐室中，旅館的登記簿上寫的是法國姓名，安娜瑪麗雷塞的法國護照裏註明是來自巴黎。

這天晚上比利時少尉來納奧司汀經過安娜瑪麗雷塞餐桌的時候，玻璃杯忽然嘩啦一聲，被落下地上，坐在桌邊上年輕貌美的少女輕輕地叫了一聲，她的手被割破了，一小滴鮮血落到桌布上面，少尉自小受有充分的教育和騎士風度，他趕緊站在她的身邊，送她走出餐室，隨即找了一小塊藥水棉花和一小塊橡皮膏。二人就向大廳的二只深靠背椅上談笑起來了。

「玻璃杯帶來給我們的幸運」少尉說。

「是的，我也這樣想」少女笑着說。

年輕的少尉知道他面前是一位忱於圖畫的少女，她在暑假前得在美麗的比利時首都許多博物館中研究和描寫，在維爾文博物館見到她，在坎姆勃爾森林博物館中遇見她。除了少尉職務的清暇，只要一有空的時間他總陪伴着他一步不離。

安娜瑪麗雷塞假裝著是一個熱情的法國少女，非常痛恨德國人的，她已去世了的父親，是一個法國軍官，她對於戰爭技術的興趣正是由父親遺傳下來的。

她忽然不見了八天。少尉苦悶地到處亂找，突然她又回來了，她走遍了全國去寫生，她取出幾張美麗的鉛筆畫和墨炭畫，起伏的墳墓，河邊的船隻，還有少尉不能看的東西。她的柏林住處却收到了許多箱油畫，有牧場上馬匹，風磨，有森林，但是德國參謀本部根本不愛惜藝術作品，把布上的油畫顏料一起剝掉，然後再去研究他們所要理解的圖畫。

一天旅館門前停有一輛二人座的嶄新的小汽車。少尉能夠開車，而車子的主

人是安娜瑪麗雷塞，她預備去看看鄉村的風光。

少尉的熱情高到頂點，居然請了一星期假期，伴同她駕了她的汽車，到鄉村遊玩。

汽車縱橫於大操場柏凡爾洛上面，少女向少尉尋根究底地質問。從砲台前經過，從避炸彈的地窖爬過，這些都因有少尉伴遊，才得任意進出。第二天的旅程向荷蘭邊境，汽車在行軍道上飛奔，突然汽車被損壞，少尉忙於修理機器。少女抽出日記簿，撕出一頁來說：

「我們用去多少汽油，跑了幾多公里，我想把它仔細地記錄」

少尉很迅速地修好機器的一殺那，少女正把記下的紙片放還日記簿去時；但是偶然動作的不靈敏，紙片被一陣風吹走。少尉想在愛人面前効忠，趕往吹走紙片的方向，要把它抓回來。

「不要追了」少女喊道：「一張沒有用的紙片！」

然而少尉依然追去，於是少女也開始衝去，有意搶先抓到它，紙片被吹到溝裏去，少尉也跟了下去。一回兒，她不見了他，被高起的小樹隔離，很久的時候，少尉跨上行軍道說着：「紙片被吹到水潭裏去，不見了。」二個人默默地走上汽車，少尉踏動風門，汽車又飛奔地前進。少女不安地從旁看她同伴的臉色，少尉咬着嘴唇，臉色蒼白，沒有說話，少女如坐針氈，準備着爲生命搏鬥。

前面呈現出村莊，汽車必須慢車前進，在一處道路交叉處，在行人道上面，約有一百公尺地方有一個憲兵站着。

汽車停住了，少女看他的臉色發痛得可怕，他跳出汽車，快速地向憲兵走去。「喂」他叫道：「守衛同志你快來。」

少女那時候腳踏風門桿，另一隻腳踏動開關，推好轉動機，右手把住向盤，移到開車人座位上，汽車轉動了，直馳出村外，少女不懂得轉向的方法，汽車在小路上衝向林邊撞去。少女扣動制動機，然而汽車還是向一株樹上衝過去，少女

急得跳下車來，汽車依然未曾停止，向街道另一邊，被跌在溝中着了火。

少女穿過樹林，急速地逃命，沿着小路直引到河邊。她看到正有一隻大貨船，船用一架小自動機來推動，慢慢地在水面前進，她把衣服脫下緊縛在背上，漂在水面中，不多一回趕上貨船，抓住了船舷。她縱身翻進船上，在船上向前爬，以免岸上人的看見，一過年老的船戶，看到她滿身淋漓，衣服單薄而緊貼在身上的時候，他驚駭得幾乎喊出來。少女示意後回過氣來。

「三仔法郎」她說：「這裏是一張一千元支票：雖然有些濕，但是裏面仍舊很清楚。如果你能夠幫我越過荷蘭邊境，我給你酬勞。但是你必須將我掩藏起來，因為我偷帶了鑽石，被守衛邊境的人發覺向後面追來，這張支票暫作定洋。」於是一切事情進行得很快。少女在船底下各種貨物中間的一扇門裏面，而這扇門也是正常幫助偷稅。船戶把牀毯和枕頭丟進這間房子，同時提出了濕衣服出來。在通過荷蘭邊境以前經過了許多驚險。

少尉和憲兵被汽車阻止了。他們以為少女在這下面，直到很久，還是沒有見到她，他們知道以為她在程車之下的猜想是錯誤的，那時候重新向前崗警報驚，崗警們四出找尋又逢到了一陣大雨，因此沒有法子再找到她。當少尉在不列塞爾把這片並未遺失水潭裏而被藏在皮夾中的紙片拿出來。紙片上面寫着秀麗的字母和數目字，詳細載着二天前在二處要塞的軍事情況，砲的口徑和它們的射程註得非常詳細。

安娜瑪麗雷塞，從比利時逃出轉往刺探英國海岸，由英國到巴黎直赴柏林。

一九一七年法國反間諜部的偵查工作，差不多完全查明了在法國的德國間諜住宅。四個主要的間諜，逃亡到西班牙，其餘將一網打盡，隨後柏林又派了許多間諜去，但以特殊的安全，保障之困難，恐將再陷覆轍，安娜瑪麗雷塞再度到巴黎去調查這事的真相。

她假充找尋工作的諾爾曼女傭，到達了巴黎。有許多的文書證明她的勤勉，

她說得一口諾爾曼語，說她的顧主是英國人，現已回國，所以她得另找工作。最後終於在法國反間諜部用作總部的某巨廈裏，找得一個位子，這巨廈第一層樓作辦公室，第二樓作各方傳來的間諜之宿舍，最上的頂樓，是諾爾曼女子同其他三女僕的住室，她的任務是灑掃辦公室並侍候客人的臥房，工作時間很久，工資又底：在表面上她是巨廈四女侍中最愚笨的一個，那三個把她當傻瓜，不時把職務以外的勞役推在她身上，她們最討厭的就是兩個夜間值勤的間諜，他們的房間非到午前三四時不能灑掃，本來是四人輪流担任，後來那三個就完全推給她。讓她獨自值夜班了。

她同值夜班的間諜做了朋友。每隔二星期，他們是有一個在星期日不辦公的，這便是她的好機會，值夜的間諜，熟悉了這個值夜的女侍，可以搭訕以後，她走近了他的辦公室，同他作親熱的談話，他一點也不防到，因此她很容易地把蒙藥布掩住他的口鼻，使他麻醉，她便從容搜集各辦公室，偷帶文件後，她換上預

先準備好的一件闊氣的時裝，打扮得一個貴族少婦，不驚醒那三個女侍，大踏步地走了。大門口本有守衛的巡邏，但因爲進出的人過多，對於這個貴族少婦在黎明時出走，並不拌問，以爲她是法國的一個女間諜。次日才發現地板上躺着的人，並證明失蹤的諾爾曼女子是使用毒藥的女間諜，急令邊界說明面貌扣留同她相似的女子，但是安娜瑪麗雷塞却安全地由巴黎逃到瑞士。

她向柏林總部交出法國及中立國活動反間諜名字，說明他們的面貌與活動方法。因此，德國間諜得知設計拘捕他們的陷阱。同時又捕獲法國在德國活動的間諜。祇是這種工作和惡劣的飲食，很影響她的健康，使她的身體衰弱下去，有時還得打「嗎啡精」以外，再加喝「威士忌酒」作爲興奮劑。

一九一八年安娜瑪麗雷塞再度到法國去探聽動靜。這次從西班牙折入法國。她喬裝一個富裕的阿根廷牧場主的夫人，流露出贊助協約國的熱忱，集合許多同樣信念的西班牙婦女。及經許可充任紅十字會的同志，到西線的英法野戰病院

去。

一天晚上，聖瑪麗蒂諾脫哥爾野戰病院，來了許多傷兵，有的是軍官，有的是士兵。安娜瑪麗雷塞來這裏充任看護。當她走向一個分配任法國步兵團中任務的而現在腿上受傷比利時中尉床鋪時，比利時軍官大吃一驚，馬上指着大叫道：「這是一個德國女間諜」你清醒些，我是阿根廷人，紅十字會會員」她輕笑着說，然而她的內心快要爆烈了。她認識這是比利時軍官來納奧斯汀，分手在荷蘭邊境的掀風駭浪中。

安娜瑪麗雷塞乘人荒亂中抓住法國軍官外衣，搶了手槍，向帳幕外面逃去，後面起了嘈雜的喊叫「抓女間諜」子彈則在她後面穿來，然而沒有中的，她沒命的奔，跑過草地，走進樹林，爬過高聳的山地，最後她在一株樹後面找到了掩護，看準由山後奔出來的二個士兵，拿起手槍，劈拍的子彈聲，結果了二個士兵。安娜瑪麗雷塞竄過散兵聯絡哨。前面的砲聲越走越近，借着黑夜中發光的砲彈

的指示，她避開砲位的所在地，她能夠在夜行中，看到已遠隔法國哨兵的防區。天色微明時，她進入德國的防線，向軍官聲明是一個德國女間諜，軍官很快地陪她到師部，師部的汽車到了，但是，安瑪麗雷塞却暈了過去。

柏林參謀總部得到軍團參謀部的電告。二個鐘點後，用飛機把她接了回去，打過「嗶啡針」以後安瑪麗雷塞的精神重新振作起來，她把在法國所得的消息，毫無遺漏地報告出來，於是這些探訪的情報即刻就到德國西戰場上面最高司令官的桌子上去了。

第一次歐洲大戰結束後，她被伴送到瑞士作長期休養。一九三四年病歿於瑞士。

天才間諜蓓的尼

蓓的尼 (Louise de Bettinies) 有着栗色的頭髮，褐色而閃着的眼珠，更具備着勤人兼敏慧，她的故鄉里爾 (Lille) 出生於世家，受過高等教育，不過最近是貧困的，就職富家做保母。

一九一四年八月克勒克 (Von Kluck) 的軍隊在極右翼進得近得很快的，差不多吸收五十萬居民，這些居民有無數沒法渡過海峽逃到英國去的，他們利用各種方法逃走。

英國各港口的忽然被這些難民擁塞住了，英國當局照料他們之外還得謹防德國間諜的混入，因之英國的間諜工作人員趕急工作，細心盤問這些由比利時撤退的難民。

當一個英國間諜人員剛到一年青的法國女子荷的厄時，她用很流利的英語作誠懇的答覆每一個問題。她也是一個聰明的語言家，能夠說極純熟的德文或意大利文，此外她有許多好消息，有幾個軍事上頗重要的消息。是逃出來的那縣份的官員，付託與她傳達出來，她除了把這些消息很準確的供訴外，還證明凡是在路上遇着戰爭發生時，能夠很敏捷觀察德國的軍隊以及侵略行動的大概情形。

英國間諜當局很賞識她的天才，把她送到倫敦，有一個高級軍官勸他加入戰鬥。荷的尼是樂於為祖國和英國服務的，經過了首肯以後，英國軍政部的特殊情報股替她弄到一張假護照，上面用的是杜波(Alice Dubois)的名字，一個製造並賣買花邊的商人，有了這種職業，可以使她的行動比較自由。她的任務是到法國去，在那侵略的區域內替協約國組織一個間諜的系統。

杜波回到里昂到助手胡特(Leonie Van Houthe)很快的把她們的間諜組織由法國擴展到比利時，以至於最遠的邊境地方。這小個間諜漸漸擴充至三十餘

人，後來甚至於各界男女，都莫不把他們的時間，才能，家庭，以及一切所有（包括生命，財產在內）都交託於這位女領袖。許多軍事消息，最初不過是一些閒談，謠言或傳聞，但經過整理後，却成爲一件可靠的事實。凡是困難的工作，始終却是杜波親自處理的，所以最後她不得不設法迴避敵軍的哨兵和陷井，越過荷蘭的邊境，至少每星期一次將報告送往英國的主任那兒去。

後來邊境上的檢查越來越嚴格，以致那些表面上的詭計即使是最妙的，也不能了。杜波不再日間往荷蘭去了，就是在夜間她也必須經過許多困難和危險。每到無辦法的時候，杜波最後游泳過一條溪河，穿一種特製的背心，短褲，和裙子，用一種黑色輕質的材料。常常冰凍的也不使她退縮。

有時，在戰勝國侵佔的區域，和她所欲達的中立國地點，中間通電流的電網所阻住了。在邊境人烟少的地方，電壓高至一萬四千弗打，以防無護照的人逃出比利時邊境。有一次杜波爬到電網附近一個馬房的頂上，往前猛力跳去，卒至跳

河電網那邊去了。

後來據說她有一只訓練好了的狗，帶着信息也從這裏跳過去，然後譯出來用電報傳與英國去，再傳往協約國軍隊的前線。她實在是有着無限度的聰慧和想像力，但過了一些時各處對於她都很嫌疑了。爲警察所追蹤，常常被扣留或搜查，即算在這種生死關頭的境遇中，她總是講着德國口音，帶着頹喪的神氣，假裝德國的貴族。各國士兵之中德兵是最容易被貴族所嚇倒的，因而安然過去了。

杜波訓練了許多小孩作爲飛行傳遞隊，因爲此時她的間諜組織愈擴充而愈複雜了，在那些德國戰壕附近城市活動的間諜，常常不可少的是護照、通行證，註冊證等。即使有繼續不斷的偽造出來，但總是不夠那許多間諜用的。但是有這一羣飛行傳遞隊的孩子們，則祇要一張護照在同一天內在幾處不同的地方，可以給各間諜之用。小孩子是可以自由隨意亂跑的，不受拷問，不檢查，所以一張護照經過——哨兵的關卡之後，可以馬上由小孩拿着送與第二個要着去用的人。

最後，因了她的部下被德軍捕去，經過拷問後，以致把她的名字也送出來了，在都爾內(Journai)把她捉住了，這時她正拿着一些偽造的護照預備分散與手下工作的人的。拷問的時候，她做了一件極錯的事，就是提出了幾個人名已經是嫌疑犯或是押着的。

她自己的健康和精力消失的時候，她那間諜組織的能力也就同時消滅了。有許多別的被捉住了，和她一同拷問，全體都判決槍斃了，不過對於杜波爾許寬容一點，判以二十七年的徒刑。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她因患胸膜炎而死在監牢裏，就是在休戰前不到二個月。

法國用最高軍事光榮的典禮，替她舉行了一個喪式。有四個獎章，法國的兩個，英國的兩個，扣在棺材上面的綵墊上。對於她的贊詞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她曾經自動的竭誠為祖國服務，以大無畏的勇敢對於這種工作的種種困難

和危險，以她那樣特殊的材能勝過極大的阻礙，不斷地以自己的生命來冒險，並在整個服務的時期中自己負着最大的責任。這種英勇，實在可謂是千古卓絕的！

冒險成性莎樂爾

波蘭少女莎樂爾，(Maria Sorel)她有着一頭美麗的頭髮，特別誘人的態度，富有冒險的精神而不知道懼怕。

一九一五年中，在全歐各間諜最大胆活動的要算是波蘭華沙的勃列斯多旅館(Bristol Hotel)裏，那旅館是許多俄國軍官的休養所。而莎樂爾也負着德方使命住在這所旅館。她每遇到從前線回來的俄國軍官，就賣弄色相，先用友情的安慰，後來一個個被搭上了，有的時候，還借錢給他們——到後方來休息的軍官，都是需要錢化的。——這些軍官回到前線去，就會把借的錢寄還她，那時她就知道這軍官的行踪，她寫給許多軍官的情形，總是這樣寫着：「請你寫信告訴我你的近來情形吧……我天天牽記着你，很想知道你每天幹些什麼。」這些信往往

得到意外的收穫，很多的軍官爲了她着迷，把前線什麼事都通知了她，她的諜報網，越來越大，和她發生關係的軍官越來越多。莎樂爾用種種手段，在不同的地方，同時約會許多情人，使他們每人都信她只愛他一個人。這樣的事，她是從來沒有失敗過，從來沒有學生軍官爲了她爭風吃醋的事。

有一天，她接到了一封極關重要的密電，有值得馬上發往德國總司令部的必要，她曉得自已送去，是不成的，至於通常傳遞消息的人，差不多總要經過一星期的時間，她必須另想一種比較快捷的辦法。

離旅館不遠的一條狹窄的街道，她停立在一間店家的門口。這間店家的主人雖然在戰爭混亂中，還有一種閒情逸致來買賣珍奇的魚鳥，莎樂爾注意有不少玻璃缸的熱帶魚，讀着下面的魚名和價目，然後在自己的腦子裏譯出正是：(Helsk - vlima - Mennel)

然後她馬上回到旅館，照玻璃缸價目上的暗號，她曉得有一個德國間諜部送

信的問題當日會動身經過 (Bielsk) 和 (Vina) 往 (Memel) 去，在路上隨地集合材料，行程是盡量的趕快。

莎樂爾決定把這份密碼交與那個間諜信差送去，但是忽然轉念去找一個正在和她熱戀中的中尉軍官，哄着他，說她不能離開他，並且說：「最近我得到一個消息，我的弟弟在奧國被扣押起來，說他是一個德國間諜，不久就會被槍殺的，除非你幫助我救他的生命。」

「我極願意以全力來幫助你，但是需要我怎樣幫助？」

「我想起在德國有一個很有勢力的朋友，奧國是不敢得罪德國，因為奧國需要德國軍隊的幫助，如果把這封信送往德國的我那朋友中去，我的弟弟就可以得救了。」

她並且約定一有機會，她立刻逃到德軍前線，來和他一起過太平日子。那中尉終於給她迷惑了，聽從了她，帶着他的葉職逃走。而這信正是封着那封重要

的密電。

那中尉在逃走以前，却瞞着莎樂爾，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兄弟，說明他不能在華沙（Warsaw）等候的原因。他的兄弟是砲隊軍官，原和中尉約定於假期來華沙會面的。這封信是交勃列斯多旅館的門房寄出的，可是這門房却巧是俄國的間諜，他本來已懷疑中尉的行動，就把這信拆開來，報告了上峯，於是這中尉剛上火車，就被拘捕。他原定當晚偷過德軍陣地，後來即被憲兵押回華沙。那封密電，從此便不會送到德軍司令部，莎樂爾得到情人的密報，立刻就化裝逃到里加，數月後。一九一五年，八月五日。德軍麥剛森（Mackensen）將軍的軍隊佔領華沙城，便立刻把勃列斯多旅館的門房捕去，當作間諜槍決，這算是替莎樂爾報了仇。

莎樂爾受了一個短期的休假，然後又開始特別合於她的新工作。她穿着俄國步兵的服裝，通過火線，迴避華沙附近地方，得以會見俄軍北部的總司令雷能康夫（Rennkampf）並設法勸動了他請她為俄國的間諜。

在這次會面之後，由她巧妙的手腕，和這位俄國將軍發生了一種曖昧的關係。她假裝着刺探德國的軍情，在火線上往返許多次，而實際上她是替德國總攻擊的計劃工作者，詳細報告雷能康夫的各軍隊的士力和分配，回到俄國時使用假消息來騙這位將軍。直到有一次她從德國方面回國時，在一個戰壕裏爬着，不幸有幾個俄國游擊隊的兵士向這戰壕前進。

雷能康夫不僅是依賴莎樂爾和其他間諜的報告，還派了一隊步兵往前去刺探，看德軍的第二次攻擊是向何方。在德軍方面，爲吻合莎樂爾所給與俄國的那些假情報，對於俄軍也相當的抵抗。

莎樂爾雖然常常裝作滿身污泥的士兵，但總不願意把美麗的頭髮割去。她臥在壕溝裏，子彈不斷的在她頭上面飛，使她實在忍不住了。她曉得這次二方的攻擊並不會長久的對壘，不過現在將近天亮了，她必須在太陽未出之前先達到那邊去。

她毫無懼怕地把頭伸出來一點，看看外面情形怎樣。有一個離她六百米遠處德國兵看見了她的軍帽，便對準着放槍。第一槍就把她的帽子打下來，她伸出手去取回來，第二個子彈又擦過她的臉頰。此時俄軍向前進，而德軍則故意向後潰退，因為上面的計劃如是，最後那些德國兵擁向她的戰壕裏來了。這時莎樂爾頭上已經沒有帽子，頭髮上路染一點血，她喬裝完全暴露出來了。以致站在她上面的那個俄國軍曹看了非常驚訝。

這乃是一個德國間諜！在前線是沒有人注意她的種種抗議，先把她解往一個團部裏去。然後移往里克（Lipk）城裏，在她那污泥的軍服裏面，是穿着絲質的內衣。她的美麗和大方的神氣，證明她並不是一個平常的間諜。但是莎樂爾要求馬上送往雷能康夫將軍那裏去時，那些懷疑的看守人覺得這完全是誇張。

第二天德軍開始攻擊，這次攻擊是掩飾得很巧妙的，也就是莎樂爾的計劃。他們正對着俄軍最弱的地方攻擊，因為莎樂爾不僅把俄方最弱的地方告知了德軍

，而且設法使俄軍弱的地方更弱。但是這種計謀正造成了她本人的悲劇，雷能康夫的軍隊開始潰退，兩翼向中段擁擠着。這時沙樂爾不斷的要求送往司令部裏去，但沒有人理會她。在戰爭危急時，是沒有下級軍官會把這樣的事去麻煩一個戰敗的將軍的。

在里克危急，到處被大砲轟炸着，於是俄軍把九個受有間諜嫌疑犯免却來牽制他們的行動。決計就地絞死他們。

九人之中有八個哀求開恩，但是沙樂爾用俄文向獄官激着說：「你的總司令曉得你現在所幹的事，也就會把你在繩子的那一端絞死的。」

典獄官咒罵了她一聲，仍不理會她。他吼着叫下面的人趕快把繩子安置好。有一個很笨的套了一個圈子在沙樂爾的領項上，以致她那美麗的頭髮紛紛落下來。最後那衛兵不得不解開她的手，讓她自己來理頭髮，她趁此機會很快地在腰間拿出一個鑲着黑寶石的小金盒出來，她隨手打開，顯出裏面鑲着的是雷能康夫將

軍的照像。

她趕緊對典獄官說：「你看——你曉得這是什麼意思，他把這像片送給我，因為他愛我，祇要你把我送到他那裏去，他明天就會升你爲上校。」

「你聽見嗎？我並不是德國的間諜，我是替你們將軍做間諜！」
典獄官很憤怒的舉起他的指揮刀。

「你這個不知羞的！」——同時繩子在莎樂麗的頸上緊鎖着，使她那失望的憤恨告結束了。

九個未加審問的嫌疑間諜絞死後，過了一個鐘頭，德國軍隊便擁進城來了。

清晨之眼瑪泰·哈麗

瑪泰·哈麗 (Mata Hari) 的一生，確是不平凡，充滿着浪漫的氣味，可是她到底並不是一個大間諜。她於一八七六年八月七日，生於荷蘭的男華頓村，(Leuwarden) 因此當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七日她在巴黎被槍決的時候，已過了四十一歲。一般傳說，以為她是生在爪哇的，父親是荷蘭人，母親是爪哇土人，其實不然。他的父母全是荷蘭人，到了一八九五年三月，她和荷蘭殖民軍的一個上尉軍官名叫麥·李阿特 (Ma Leod) 的結了婚，結婚後，麥·李阿特立刻就帶着新夫人一同去爪哇。麥·李阿特是一個異常粗暴的丈夫，整天喝着酒，喝醉的時候，就動手打老婆，他時常於酒後，用手拖着瑪泰·哈麗的頭髮在地上跑，這位年輕的妻子，在當時不知道受了多少磨折痛苦，所以瑪泰·哈麗雖然起先並沒有

想到要做到閻諱，可是她却老早想要殺人——要殺死百般凌辱她的丈夫。

在爪哇六年，養了二個孩子，據說是給一個土着的僕人毒死了，這土着的僕人憤恨他的主人麥·李阿特的兇暴，所以借此來洩憤。傳說瑪泰·哈麗親自開手槍殺死那僕人，這大概不足信，因為瑪泰·哈麗在爪哇時候，是給丈夫百般凌辱的一個弱女子。她除了給丈夫打罵以外，抽空的時間，就學習土人的跳舞術，她看過幾百次的土人跳舞，學會了迷人的淫舞，她跳得完全一樣和精熟，這就造成了後來她在巴黎成名的基礎。後來一般人都把她當作爪哇人，並且說她是爪哇土人廟宇裏供奉神明的舞女，她的舞術精熟，從這裏就可以想見了。

一九〇一年，二夫婦帶着一個女孩，從熱帶的南洋回到了荷蘭。從這時候起，到一九〇五年，瑪泰·哈麗的個性，起了很大的轉變，她從柔弱變為剛強，從眼淚洗面變為媚態迷人，困苦的經驗，被壓迫的生活，享樂的熱望，產生了另一個人格，這就成爲在巴黎舞台上顛倒了無數觀衆的跳舞明星瑪泰·哈麗了。

瑪泰·哈麗是在巴黎舞場用的名字，意思是「早晨之眼」。她是一九〇五年才到巴黎的，在這以前的五年中間，她爲她的兇暴的丈夫，經過無數艱苦的鬥爭。她幾次想和麥·李阿特離婚，都被他成勸阻。一九〇二年八月，麥·李阿特又把她痛毆一次以後，就帶了六歲的女孩子去，把她拋棄了。這一次她向法院起訴，得到了勝利。法庭判決把女孩交還瑪泰·哈麗，母女二人由麥·李阿特負責贍養。可是後來麥·李阿特並不履行，而且到處造謠，誣蔑他的妻子。起初瑪泰·哈麗還靠了幾個親戚，幫助她一些錢，後來這些親戚，畏懼麥·李阿特，不敢接濟她，這樣，她想與其在荷蘭小村莊過悲慘日子，不如冒險去巴黎找出路。

到巴黎以後，她第一次在東方博物館表演，就得到成功。但是在巴黎這樣一個藝術都市，從外面而來的藝術演員，要一舉成名，並不是容易的事，何況瑪泰·哈麗在以前並沒有登過舞台，而且在巴黎也沒有熟人能夠替她捧場。於是就變成了私娼，經過很久的時期，她只是靠了賣笑過活。可是到底好運到了。從爪哇

士人學來的裸體淫舞，成了巴黎最時髦的玩意兒，很多的政界要人，富家子弟，都出入舞場和大戲院，替「早晨之眼」捧場。到了大戰開始前，瑪泰·哈麗的芳名，風靡了全歐洲，荷蘭人村莊的一個逃犯，一變而爲人間尤物。尤其是關於她的生世，流傳了許多神話，大家都相信她是爪哇神廟中供犧牲的舞女，依照那裏的風俗，要活活燒死，供奉大神。却有一位荷蘭軍官看到了，愛上了她，就幫她逃走，後來就回到了荷蘭結了婚，不久軍官死了，這年輕的寡婦，無法謀生，才到巴黎的舞場，來現身說法。

在這時候，她和各國要人都有來往，最著名的，如德國皇太子，德國勃倫斯維克公爵(Duc de Brunswick)，和荷蘭的國務總理林頓(Van Ter Linden)都是她的老情人，她平時揮霍得很利害，錢總是不夠的。直到一九一四年以後，她做「間諜」，德軍供給她的費用，先後達十餘萬馬克，可是她還是秘密幹賣淫生活，一直到死爲止。

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那一天晚上，她和柏林警察總監在一處晚餐，就在那時候，開始了他的間諜生活。她和警察總監，本是老朋友，因為她是靠了這位警察總監的保護，才能在柏林賣藝，她是荷蘭人，但他不愛荷蘭，也不愛使她成名的法國，更不愛德國，平生的磨折，使她痛恨了人間的一切，她所追求的只是享樂和刺激。間諜這工作，在她看來，又是一種新奇的刺激，所以當德國密探機關向她提議的時候，她毫不猶豫地接受了。

就她的才能和社會地位而論，她應該是一個出色的間諜，可是她有一個最大缺點，就是太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她已經是這樣一個著名的人物，可是她依然不知道掩蓋，到處她露了鋒芒。這對於一個間諜，簡直可以說是一種自殺的行爲。

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她繼續不斷地替德軍做了許多諜報工作，尤其是關於地中海方面法國軍事運輸的情形，她曾向德軍供給許多寶貴的資料。法國反間諜機關人員，從一九一五年夏季起，已注意瑪泰·哈麗的行動，可是祕密偵

察了幾個月，依然無法得到確實的證據，像她這樣一個有名的人物，要是隨便加以逮捕，不能提出充分的證據，警察機關一定要受公眾責難的。後來，到了一九一六年，用了很狡詭的方法，居然知道了一些瑪泰。哈麗的傳遞情報的方式，原來她是從軍界或政界許多來往的要人中間得到了情報，然後交給一個中立國公使館的參贊轉送德國。這中立國的參贊也是她的情人之一，他把秘密情報在外交部郵包裹運出去，這樣避免了警察的檢查，警察爲了這件事，甚至不怕冒險，引起外交部的糾紛，居然把這中立國的外交郵包截了一次。可是結果只發見了一份密碼公文，這密碼想盡方法的譯不出來，這樣自然不能當作了證據。不久，瑪泰·哈麗自己跑到官廳裏要求發給去維台爾（Weith）的通行證，理由是有一位俄國陸軍少尉叫馬洛夫（Marlow），是她的老情人，因在前綫受傷失明，在維台爾養病，她要去慰問他。事情很明白，這不過是託詞，原來那時法國在維台爾正建造了一個飛機場。法國反國機機關派德意志軍官給瑪泰一項嚴密訓令，要偵查

這飛機場的位置構造，瑪泰·哈麗去維台爾為的是偵察這飛機場是沒有疑問的。法國當局是不是要發給通行證呢？當初覺得很難。後來才決定發給他一份通行證，為的是可以釘住她，得到證據就下手拘捕。可是這次，瑪泰·哈麗却非常狡詐，她到了維台爾不久就回來了。警察始終看不出什麼可疑的形跡，但她一定在幹間諜的工作是沒有疑問了，既然無法得到證據，警察就決定命令她離開法國。她接到這命令時候，和一切老間諜一樣，立刻分辨她從不替德國工作，但是很願意替法國服務。她自稱和德國許多軍界要人有密切關係，她只消一顰一笑，就可得到許多機密的情報。她說得非常動聽，法國反間諜機關的負責人員幾乎相信了她。於是就請她去比利時京城，儘可能探得德國的情報，向法軍報告。另外又開給她六個法國間諜的姓名住址，這六個間諜都在比利時京城，可以和她的合作。這樣，瑪泰·哈麗就動手去比利時京城，可是到了那裏，就向德軍報告了六個間諜的姓名住址，其中一個就立即被捕槍決了。

瑪泰·哈麗這次可是上當了。原來這六個法國間諜，並不是真的法國間諜，而是法國反間諜機關所懷疑的人物，至於給德軍槍斃的人，從沒有向法國寄遞過有價值的情報。法國甚至懷疑他所作的情報，是出於德軍所授意的。但是德軍爲什麼槍斃他呢？這大概因爲這人同時向幾方面出賣情報，經瑪泰·哈麗告發後，德軍開始發覺的緣故。這事情後來又從別方面證實了。原來德英國方面的消息，有一個在比利時京城向英國供給情報的，被德軍槍斃了。只因他是爲了一個女子的告密，這消息證明了那人是向英法德三方面出賣情報的。無論如何，法國反間諜機關從此却得到瑪泰·哈麗充德軍間諜的充分證據。

在比利時京城住得不久，瑪泰·哈麗就感到厭倦。她就到荷蘭，由荷蘭去英國，再由英國轉往西班牙。到英國的時候，英國當局接得荷蘭的密探的報告，馬上把她送到倫敦審問。她的供詞和向法國當局所說的一樣，她說她不是德國間諜，而是替英國的同盟國法國服務的。英國偵探長聽了她的供詞後，向她表示十分

寬大，先勸她不要再幹國際間諜工作，准許她離開英國去西班牙，她再三道謝，而且接受了勸告。可是一到西班牙京城，馬上就發見她和德國駐西大使館的陸軍參贊有許多聯繫。

許多僱傭的間諜，往往因為間諜機關的預算關係，給中途停止了工作的。這時候德國間諜機關大概也是因為瑪泰·哈麗的費用太大，不想再用她，所以駐西的德國陸軍參贊，就塞出一份無綫電訓令，教她回到巴黎，只有西班牙幣一萬五千元，匯到巴黎一個中立國的使館轉交，作算她在西班牙工作的報酬。這樣，瑪泰·哈麗就回到法國，下火車後，在巴黎一家小旅館裏暫住。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三日，她就被捕拘禁，七月二十四日由軍事法庭開審，第二天，判決死刑，審問的時候她自承是一個私娼，從德國寄給她的款，都是她的情人所給的，不算什麼希罕。可是證據太確鑿了，而且當時法國正受德國間諜活動的嚴重威脅，所以她仍不免一死。特赦和緩刑的請求，也終于被拉薩凱賽總統駁覆，她的老情人

，荷蘭的國務總理林登却想營救她，決定用荷蘭政府公文，請求法國政府赦免。可是荷蘭女王向來反對「喪風敗俗」的裸體跳舞，看到了瑪泰·哈麗的名字，竟拒絕在那公文上簽字。

行刑那一天，十月十五日清晨，瑪泰·哈麗起來梳洗，神色如常，悔懺行儀式的時候，她比旁邊立着的牧師還要鎮定。行刑時，她不願意用布包住眼睛，旁邊一個女教士哭了，她還裝手勢安慰她。最後十二個兵士同時開槍，中十一彈，立即氣絕。

一個間諜學生的自述

間諜的新工作開始時，最先的課程就是軍事地理——專心一致地研究——整整三個月，我把歐洲各重要城市戰略上的重要位置，一一詳細研究起來。不許用筆記，無論什麼東西都不能寫在紙上，我們的記憶力，就此可以由練習而增加多倍的。

至於身體的資格，各教師更定了一個極嚴格的標準，一個男子必定要會開汽車或駕飛機，騎船或騎任何一匹馬，而且攀巖登山，入水游泳，都要特別比人快捷些。他們的肌肉要訓練到不致疲倦，經過長時間的跑步，而面不改色，全不喘氣。其餘各種運動技巧，如攀牆爬繩等均要出人頭地的。

智力的訓練，更是超過尋常人之所需。我們最少要通四國文字。對於視察力

尤須要養成到極爲超等的能幹。一個人面部的各部份是無法掩飾的，所以要很細緻的研究，使看見過其人一次之後，便再不能忘記了。例如：我們詳察各人的鼻樑是各有特點而不能改變的；兩眼距離的遠近，和各人眉毛的方法都是各不相同，至於研究電碼和通訊暗號，則是更番地研究的事。

尤要者，我們千萬要以沉靜寡言爲主，無論關於任何事情及對於任何人，病者或健康，甚至對於死者，也要保持着沉默的態度。

爲着訓練這重要的基礎，我們的教師更想出一種試探方法來試驗我們，在咖啡店裏，一個和霽的生客，隨意與人談話，他的乖巧便於無意中談到我們自己無關重要的軍事內容，如果新受訓練習的間諜，一個不小心，便上了他的當，無論喝醉或清醒，隨口便答應一聲「是呀」。不久便可發覺自己在老翁被傳去審問了。

我們要學習各種適用的專門的工藝器具，攝影是不可少的。我們的攝影機就

是插在領帶上的大鑽石針，每一粒鑽石都是放大的照相玻璃。一個間諜必須精於射擊，和明白各種炸藥，還要是一個劍術家，角力家，和柔術家，隨時可以揮沙包和槓杖；我們更要學習拳術，與人鬥爭時，怎樣一擊，可以使人軟弱無力，在人的腦下只須輕輕一拍，就可以使他暈倒。還有最後一件利器，除非惹死一生的危險時候，是不能用的；這是一種注射在皮下的酸液，我們再加上別種快捷致命的注射。我們多數得到幾種毒針，有一位從某處獲得一種最毒的荊棘，祇要輕輕刺入人身，就會使其立即全身麻木，十分鐘便號歸天國，死後全身發黑。

有一次我在外國一個市鎮中，穿起了光滑的衣服，很像市上的闊少，大搖大擺地向着港口走去——這軍港是耗費了千百萬元築成，為世界上最堅固最難攻破的海軍根據地。我的任務是要把港口最重要的水閘詳細情形調查出來；這水閘就是限制水度高低，使軍艦遠涉重洋後，能安然回來入港的。

近着岸邊全是密密的叢林。每隔五十步，便站着哨兵在水閘四週巡邏。從遠

處觀察了很久，我得不到水閘的總管機關的半點痕跡，簡直是全無頭緒。

黑夜籠罩着四週，我偷偷地藏身在寒冽的冷水中，當海水沖上我的肩膀時，我慢慢的鼻水向着水閘進發，在水中過了數小時。到了中夜，有一個船向着水閘駛來，水燈正射在石牆，我隱約看見一個軍官，走進水閘一所小圓頂的建築物。

我就輾轉來到這圓屋頂對面不到十步遠。在暗淡的屋子裏，這軍官轉動着槓桿，於是船槳便漸漸的升起。我一切都明白了，從記憶中可以畫一個準確的地圖，把這水閘發動室的位置清楚的表出。

過後我回到岸上。在黑暗中像一條蛇爬過步哨的陣線，而走出叢林，直到遠離此境，才敢站立起來。

我第二件緊張的工作是在歐洲的一個京城中，我奉命獲取最近的密電碼。這一次在一時找不到受賄的官吏，我決定以偷竊代替賄賂。于是我在軍政部裏得了一個洗衣窗門的職位，後來我雇用一個法國人做我的助手，他在製造保管鉄箱工廠

工作多年，善開各種祕密箱的，只要有代價，無論反對那一國家，他都甘心被雇的。

花了三個月的工夫，我才偵察密碼安放在何處，和那管理員的日常生活習慣，後來我各事都準備好了，晚上我和助手躲在暗室裏，等到各職員都下了辦公廳，我們就進去從事工作。

忽然我們聽見外面辦公室門檻響聲。我們立即把蠟燭熄滅了，蹲伏一隅，我把手槍拿在手上，內門開了，電燈也發亮了，進來的人就是保管室的管理員，他大約是忘記有什麼東西，現在回來取去的。

光線照在他驚奇的臉上時，我即撲在他身上。他立即從自己桌上拿了一雙銅柄對準我的眼睛擊來，淚如泉湧，使我看不見東西。我的同伴以不能抵擋的一拳，把他打倒。但是爲免後患計，因爲他對於我們觀察得太清楚了。於是我給他刺了一口毒針——沒有等到他呼吸最後的一口氣，我們又回復正當的工作去。

丁·一輛車子在外面等候着。天還未亮，我們已經取到密碼而越過邊境了。

第三件緊張工作，是接洽一位團長他要把他國家的要緊砲台一切計劃交出來，但是他的標價很高——二萬元，我心裏叫我防範他，但結果我這是不顧一切。

約會地點指定在離我們兩人總部很遠的一處地方。那是一所很幽靜的房子，向來是由我們一位同志看守着。

「這裏沒有別的人嗎？」他低聲問。

「團長，你看啊！」我說着指着空洞的房間給他看。

「那末，這就是你所要的計劃——我的錢又在那裏？」

我上前一步正要拿了包紙幣給他。他突然取出鐵器，照我額上一擊，登時我被他打倒在地，他面帶笑容從從容容地拔出手槍。

但是我的同志在騎後一個秘密小孔內，觀察得很清楚。他把套上了滅聲機的手槍瞄準一放，槍彈從這位團長的心中穿過，輕輕的一陣風聲，這位團長便倒在

我的旁邊了。

在假期中，我在布加墨斯特（Bucharest）地方遇到一個友邦的一位間諜，他平時非常文雅而幽默，人品甚好，我很喜歡和他做朋友。但我們分手的時候，二人都沒有提起各人要到那裏去。

我被派定的工作是要詳細報告一個東方軍港的海防詳情。我一到目的地，即見若從峭峻的山上看下去，所有海港的砲台，都能一目了然，瞭是指掌；但是全境四週，戒備森嚴，禁止行人，哨兵更密密的巡視着。只要你在大路上走近一點，哨兵就要阻止你的去路了。

我投身入短密的叢林中，從斜坡峻石爬上，非常艱險。這山坡距離山脚有數百尺高。當我設法爬行渡出叢林時，我看見前面有一個人，正在我要到的目的地。我秘密的上前，準備突然去襲擊他。但我非常驚訝，因為他正在那裏攝影。一根小枝偶然在我膝下折斷，這人立刻轉身過來，正要拔槍，突然看見了我，他便

笑起來，原來這就是我在布加壘斯特所認識的朋友，任務和我一樣。

我們把工作結束了，互相對比所得，正和備帶着我們戰利品回去，突然聽聞脚步聲音從叢林中發出。一個哨兵分明已經發覺可疑的地方了。

我的同伴立即躲身在叢林中，我亦藏匿起來，直到哨兵走進叢林，急行愈近。我走前一步，用手作勢，故意和他談話。

那哨兵退後一步：拿槍對着我。我的同伴突然在後面執着他，施用柔術，把他高舉，搭在肩上，他的長槍便望空發響了。我們沒有別的法，只可把他拋在懸崖下，全不回頭，匆匆離開此地了。

雖然肇事當局盡力去查探此事的祕密，但只能查得那個兵士在懸崖下跌斷了頸項，而至於喪命，而他的長槍還安放在半山上。

德國的祕密警察

德國的「國家祕密警察局」，或(Gestapo)保德文(Geheime Staatspolizei)的縮寫。它是希特拉執政的最恐怖的機關。局長是從前做過校長的希姆萊(Himmler)，組織能力極強；幹起事來鐵面無私，殘忍無情，所以工作效率甚高。

祕密警察總局設於柏林，在希姆萊的主持下分為下列各部：

第一部，監着全國海陸空交通運輸，包括對鐵道，電車公司等機關職工的偵探工作。

第二部，稽查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不法活動。

第三部，監視國社黨及各機關各個人的行動，尤其監視前中央黨，民族黨，民主黨有關係的人。

第四部、監查國社黨及有關的團體、機關、俱樂部，並且負責保護政府及國社黨重要人物的重要工作。

第五部、對付那些在經濟、實業、和軍事方面活動的外國間諜。

這五部在德國各聯邦都有支部，此外，全國現有下列分部的組織，與柏林總部直接發生關係。

第一分部，監視移居外國的德國人。

第二分部，監視在國內居住的外人。

第三分部，統制國內與國外往來的郵件，電報，和電話（折閱郵件電報），

偷聽電話（在德國的各國外交使館和新聞記者的辦公處與住宅，及外國重要商業機關和領事館，裝置一種特殊式電話，當你拿起電話聽筒時，國社黨秘密警察局的辦公室內便發一聲高聲響起來，那聲的互作人員把電線接上，可以將通話者談話記錄下來，然後由三種新式轉錄器將磁片上備用。裝置在這部機器的專

音機是看不出來的。如果想要把電話機裏蓄音機折掉，便會弄壞整個電話機。這種新式的蓄音機沒有一刻不在運轉，不管是否在打電話，室中輕微的耳語聲，都在秘密警察總局記錄下來。

第四分部，監視政治嫌疑犯。

第五分部，監視警察局中的反政黨分子。

柏林總部還另設了一個特別機關，担任三方面的特殊工作：（一）維持公共治安，（二）監視褐衫軍，（三）監視大工廠及工業區。

第一方面的工作極為重要，所謂維持公共治安，便是由分佈各地的百萬國社黨員密切監視德國全境人民的行動。各黨員發見人民任何不滿的表示時，必須立刻向上峯報告。有一部分黨員會把這義務忽略過去，可是違命工作的却佔大多數，所以德國事實上是給一個大偵探網籠罩着的。

德國全境有一種防空聯盟的組織，與秘密警察總局亦有直接聯繫，各城市的

居民均須加入聯盟。這團體除防備飛機襲擊之外，也統制着全國民衆的思想和活動。防空隊伍的檢閱，操練，房屋及地窖的檢查等工作，外表是一種民衆訓練和防空準備，實際却是偵察人民思想行動的良好機會。

第二方面工作是偵查褐衫軍對國社黨獨裁政權的不滿表示，以謀適當的對付辦法。

第三方面監督工廠的工作，規模甚大，負有特殊任務的職員隨隨皆是，這些人員往往也扮工人，混入各工廠的職工中秘密活動。有許多是商會職員，往往故意在私人談話中大罵國社黨及獨裁政治，把那些不滿意的商人誘入圈套。更有一些人員喬裝共產黨員或社會主義者，從事「不法」活動，散佈反政府的宣傳品，以測民意，這方面的工作也包括預防怠工，預防外國間諜等的任務。

秘密警察總局僱用大批女職員，擔任偵探和宣傳工作。咖啡店、餐館、夜總會，以及外國使節所參加的跳舞會和宴會，都有她們的足跡。

倫敦警察總局每天把大批政治情報轉交希特拉的私人辦事處，以供參考。這辦事處權力甚大，主持者是希特拉的老友布拉（Brouher）。

倫敦警察總局在倫敦、巴黎、維也納及其他歐洲國家首都，均有工作專員。他們大批是國社黨的海外黨員（每一個海外黨員均有擔任間諜工作的可能）和行跡詭秘的男女。秘密警察局對那些改組國社黨獨裁政權的各國要人，非常注意。所搜集關於他們的言論舉動情報，都很詳細，很準確的。

德國對蘇聯的間諜工作

德國人尋離開本國領土都預先向國社黨外務部報告。在外務部他於秘密會議中，向該部外務部探聽他所遇到的人們的消息，日本也是這樣的。

德國人及德國的其他情報機關對於外國人民的研究，其目的即在利用外國人做偵探。德國情報機關備有一種適於做這種工作的外人卡片索引，卡片分為幾類。按照各人的姓名、住址、職業及其偵察本領的特長而分的。凡是政治信仰不穩的商人，都列入間諜候補人名字中，其次便是有各種弱點的人，尤其是感到經濟困難的人，也可作為間諜候補人，有了這幾種名單，特報局或者他機關開本國竊拉他們，假使他們不出國的話，則派「招募」專員引誘他們。

派到蘇聯去的職業間諜，事先均得經過嚴格的訓練，尤須使他們完全適應

國的情形。他們要讀過派駐地點的當地報章，他們要知道收發無線電的方法，並且要聽蘇聯的播音。

當預備工作完畢後，這種人就被派到蘇聯當作遊歷家，或僑偷過邊境。爲要適應蘇聯的環境。扮成蘇聯的公民，並找尋工作。找職業等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因爲蘇聯並沒有失業的現象，間諜設法進了工廠，或其他的蘇聯機關，目的是在交朋友，找尋易投羅網的人，他偷得或偽造一張照護，有時甚至於偽造一張黨員證或介紹信，他們只顧目的不擇手段。他們或者和一個無產階級的女兒配親。於是可以用「某某人之夫」或「某某人之婿」以及「某某人之親戚」的名義在工廠中多認識一般人。並且用種種引誘的手段，如賄賂，美人計，恐嚇等，來強迫他們做偵探。例如他們把一本反蘇聯的小冊子寄到一個人的手中，靜待着他的反應。如是他不把小冊子報告給黨部，不把牠燒燬，或者隨便丟在一處地方，不加注意。於是就有一個人來訪問他，勸他加入外國情報機關服務。如果這個人表示

他不願意而以報告當局為恐嚇的時候，德國情報局便說他收了那本小冊子沒有向黨部報告，並且指出郵差可以證明，他是收到這本小冊子的。

即使他的第一次訪問得不到結果，情報局代理人並不就此完畢。在第二次來訪的時候，他就態度強硬起來，說他第一次來後此事並未向當局報告，可見業已默認，他所需要的，不過是一些無關緊要的消息，他肯出錢買消息，並且承認得到消息以後，決不說出這消息的人。屈服以後，那末後來便好辦了，一個蘇聯的工人失了足就永遠不能自拔；而成爲一個外國情報機關的一個傀儡了。

簡讓往往代一個享受假期的人做媒，與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子結婚。結婚以後，這稱妻子會做出一種對丈夫事業很關心的樣子，因而得到官場的祕密。她收集了足使她的丈夫爲難的資料後，她就拿出她的卡片來，勸他担任錢多而事少的她所代表外國情報機關的工作。像這樣陷害，當然不是每一個人能夠有勇氣跳出來的。

事實上每個誠實的蘇聯公民，如果他願意的話，可以在任何時間，解脫他自

己的束縛，把他打聽的人告發出來。於國家是有利的。如果犯了過失或贖贖，他們的罪名當然比和敵人締結秘密契約來得輕。一個人一次和外國情報機關訂立任何性質的契約，他就不是他自己的主人了。德國的間諜在蘇聯境內倒還怕被發現。而在他們的本國，則他們的胆更大起來了。當一個蘇聯的公民，經過波蘭或德國領土時，她就會發現被許多伙伴所包圍，這些人用種種的方法使他進添陷彀。

有一個蘇聯的工人某甲旅行到外國，他想學那一國的語言，於是就登了聘請一位私人教師的廣告，湊巧有一個應聘者叫瑪麗的二十六歲青春女子，她講了許多生計困難的故事，這故事立即可以打動了他的心。教了幾個月的書，並沒有什麼事故發生，這工人就和他的漂亮教師發生了很深的感情。他們共同過了許多次快樂的晚上。在這時候，瑪麗並沒有足以引起他的疑惑的問題。她自己承認對「黨歌」並不知道什麼。

有一天晚上，當他們上課的時候，瑪麗說她有些不舒服，她要求某辦法請一

個醫生，這醫生是進一個遠房親戚，經過診斷的結果，說她的病是用功過度，影響心脾。他給她一些藥粉，並且要求某甲讓她休息一會兒。過了幾小時，某甲決定睡她會過夜，因為時間已經很遲，不便再回去，他自己也就去睡覺。第二天早晨醒來的時候，發現瑪麗已經走了，她的公寓所有的房門都鎖起來了。她格柵被鎖去，她只好打電話請司廚來開公寓門。某甲並沒有把這件事情講其他朋友，甚至不願給人家說不愉快的流言。這正是她所希望的。

過了幾時候，有一個生客來拜訪他，並且告訴他是毒反間諜機關首領之命案來的。他說瑪麗控告了某甲強姦的罪名，證人是醫生，她為抵抗他的暴行起見，把他鎖在公寓裏逃了出來。這位生客說：該機關不願使外來人受累，所以請瑪麗不要把這事情傳播出去。她答應了，但有條件，限五天內，應該出五千元賠償繼續的損失。

某甲方言賠不出這許多錢，於是這生客說他可以幫助他的錢，就是請某硬發

表對於俄僑的意見，使該機關得到些他們關於蘇聯在外國公民的報告。某甲認為這種請求，毫無妨礙祖國地方。如果更進一步，他就不能自拔了，却巧他的行為被他的同僚所注意，他們聽到了鎖牢公寓的謠言，注意到他與他們不相聯了，他在他們那兒想辦法弄錢以解決自己的問題。他們很嚴重地教訓某甲，但他終于勇敢地供出一切。

一個不同的方法曾經用來攔絡一個因事赴外國的蘇聯公民，某次他在咖啡店裏要想打電話。他以為小皮箱裏並沒有重要的文件，所以放在櫃上，當他來的時候。他看見小皮箱仍舊放在那裏，似乎並沒有經人動過，但是他剛一跨出咖啡店，就被一個德國人遮住去路，說他是蘇聯的間諜，當然他極力辯護並沒有這回事，那個人就要求檢查他的小皮箱。結果，其中發現了一些他離開時被放進去的可疑文件。此人並不將他報告警察，反而和他談判，並且為避免流言起見，只要他以書面允許供給給蘇聯某要人的消息。於是他就不可自拔的深淵裏去了。

另外有一個蘇聯公民，想在德國某市找尋房子，尋了許多公寓，沒有一個是合適的，最後他搬到一個受過高深教育的老婦出租的房子裏。當他回來告訴她要想租這所公寓的時候，他就被這個女人捉住，說他第一次來的時候，偷去了一些珠寶。他在警察局裏竭力辯白他的無罪。檢察官忽然改變他的語氣，宣告他可以原諒他，假如他肯繳出些小罰款。這位同志急於希望脫離該處，就不管三七廿一立刻繳出了二十個馬克。當他正在掏錢的時候，突然進來一個人，說他已經聽到了全部的經過。因為賄賂警官，正是這個蘇聯犯人直接證據，所以他要求這個檢察官錄一個口供。同時他要求把這個嫌疑扣留起來。當所有的人都離開的時候，這人就對俄國人說他是反間諜機關中專管警事的，他很同情這個蘇聯人，並且預備幫助他，只要他肯回報他做一件小工作。這原是很普通的條件，因為只要他告訴一個住在蘇聯某一個公民的無關重要的消息。這位頭腦簡單的同志一些也不疑信，把那公民人的名字寫在自己的日記本上，並且因反間諜機關職員之請也將那

公民的名字寫在他的日記本上，過了幾天以後，便接到一個電話，說反間諜機關的某職員要和他談說某件事情，在這個時候，他才知道了了計，於是立刻把這備置情形報告他的蘇聯長官，並且當德爾聞諜開始壓迫他的時候，他就咬定牙關，說他並不怕這件事情公布出來。

法西斯的情報機關很知道他們所用的方法，敵人也會用來加在他國的身上，爲保護他們自己的人民免除受累起見，法西斯國家就把這種手段製成電影片，如：在 *Naked Heart Post*、*Whisper* 及 *The Traitor* 等片中，把偵探描寫得極其惡劣。*The Traitor* 描寫德西境內間諜活動的情形。片中主角，一個德國的飛行員意外與間諜發生關係，終於鼓起勇氣向長官供認，並且獲得了獎賞。在另一方面，德西政府也常常利用這種間諜化，利用法西斯青年的忠誠，來爲祖國擔任偵探工作。大批的熱誠青年與婦女，受着嚴密的訓練，準備犧牲外國政府。在蘇聯期間的時候，他們就可以立刻起來，深入敵國，用各種方法去採取秘密。

日本的特務機關

日本的偵探工作不僅軍隊進行偵探工作，而且各部皆亦如此。在法規上，各部之偵探工作完全獨立未嘗聯絡。然事實上均按參謀本部指令行事，此事固有極大趨勢，使其能充份利用各種可能，各種力量各種資源以及反對被視為侵略對象之各國；因此，參謀本部及其偵探部對於其他部份有極大權力，此權力可以濫用。而吾人可知軍閥由此濫用權力之心。

參謀本部之第二科乃為日本之中央特務機關，為一獨立機關。設有參謀部及陸軍部，此種部門在歐洲各國均用不相干之名稱為掩飾。

文部省僅自一九三三年開始偵探活動，其中增設特種偵探機關——反對黨

初看，以為該部應從事國內之反間諜工作，事實上則如是：此一初出之偵探工作，成立以來即大肆開展其活動，其分部與爪牙已佈於國內，殖民地及其他各國。

間諜工作在日本政治生活的各部份都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就是日本國內，偵探網也非常廣大，政治警察的觸鬚深入於全國各級人民，一切生活——勞動，風俗，文化——都受警察的控制。在學校中，教育孩子們說：凡是你們覺得有什麼可疑的事情，那怕是牽累到你們父母的，你們都應該報告警察。

在國外日本的間諜網也同樣地發達。他們裝着各種不同的身份而工作着。或是外交官，或是理髮匠，或是僧侶，軍事參贊商人等。在世界各地都有日本的間諜在活動，即便離開日本遙遠，似乎沒有什麼直接的軍事政治利益的，然而那裏也有日本間諜在活動。

國外間諜工作受陸海總參謀第二科支配（海軍間諜工作受海軍總參謀部管理

。這機關的職能並不限於軍事偵探工作，它也指揮政治的和軍事的間諜工作。在總參謀部的指揮下，更有關東軍、華北駐軍等參謀部、軍事參贊、軍事政察團等機關幫同工作。

除此以外，在總參謀和支配之下，更有各種民間團體和愛國團體幫着在國外做間諜工作。這些團體實際就是秘密的間諜機關，這些機關在正式的間諜機關不能公開活動的時候，便代替後者來完成「一切重要的使命」。

總參謀領導下的國外間諜工作人員有好幾千，爲着這種工作，總參謀部都要化很多費用。爲了訓練幹部更設立有專門學校和訓練班。

與日本軍部有聯絡的輔助的間諜機關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法西暗殺團體「黑龍會」。這組織產生於一九〇一年，是一個極端排他的國家主義團體，主張奪取滿洲和俄國的華東區。這團體在日俄戰爭時代，在俄國後方曾經做了不少間諜和偽工作。

日本對蘇聯的間諜工作

白俄領袖謝米諾夫等在土肥原及其向事的領導下，在滿洲訓練許多間諜人員，把他們送到蘇聯去。在一九三六年，日本派了大批白俄間諜到蘇聯去，從來都被捕槍決了。

日本招募間諜偵探工作的代理人常採用各種不同的手段。曾經這樣一件事發生過：

有一個蘇聯的公民向來是很本分的，後來被派到駐日本的蘇聯機關中去服務。他常到飯館和其他娛樂場所去游玩。在那些地方，他認識了一位「貴族式的」非常美麗的女子。有一次在一家非常時髦飯店的一角，同這一位女子相會的時候，忽然跑來一位穿軍服的日本男子，自稱是這女子的丈夫。他同這位蘇聯公民大

吵，說他損害了他家庭的名譽。正在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忽然跑來另一位穿便服的和事佬，勸那日本軍人不要鬧，勸他們和平解決，那個蘇聯公民正處在患難之中，把這和事佬當作自己的救星看待。事情是和解了，然而代價如何呢？那個蘇聯公民簽了一張字據，聲明願意供給「調停者」所感興趣的，某種關於蘇聯的情報。而這位「調停者」却正是日本的間諜。可是一經簽字後，他就落在「調停者」的圈套裏，他因為怕調停者把事情宣佈出來，他便順從他執行一切間諜工作，這樣便越陷越深以至完全變成了日本的間諜和祖國的公敵。

從這實例中不僅看出日本間諜的陰險手段，而且可以看出他們是完全以政治上不堅定的人為對手的。

一九三〇年蘇聯政府聘請了一批日本的鐵道專家來幫助進行技術上的改造。這些專家被派往卡尚鐵道工作。於是他們就在那裏佈置自己的間諜網。當時該鐵路局長便是托派克盧捷夫，東京來的那批專家們第一個便把他收入了自己的間

謀隊，僅僅克磨流夫一人便親手造成了六十三次殺軍事件，死六十三人，受傷一百五十四人。

蘇聯政治密探隊

莫斯科魯比陽卡紅場的傍邊，有一六層的高樓，此樓在革命前，是一家人壽保險公司的辦事處，現在則做了蘇聯政治密探隊 GPU 的總部，這種組織給予蘇聯政府最有力最可靠的武器。

GPU 是俄文的簡寫，原義為「聯邦政府政治監察局」，乃蘇聯憲法規定創設的一個政府機關。據官書所載其職務為「聯合蘇維埃各共和國的革命力量，以與政治的經濟的反革命、偵探和盜劫相爭鬥。」

旅居莫斯科的外人很少有意的去與 GPU 接近，雖 GPU 時常接近他們；GPU 對每一個外人都有一宗文件，甚至偶爾遊境的遊客，於他的休假也有繁多的記錄，為之誌異。外人苟非發現做積極的偵察工作，是很少受到任何方式的騷

要的。

G P U 並不發表工作年報，所以準確的消息最難得到，蘇聯的報紙極少提到它，除非當局決定對於此等事做點小小的宣傳，以冀得到一點有益的效驗。提到時，也只有一段有關於逮捕事的簡要佈告，或一短訊，以黑邊，宣佈：（下列諸人被判施以社會防禦的最高處置，均已執行！）

俄國的秘密政治警察組織，並非蘇維埃政府的制度，帝俄時代就已有其御衛

軍。

一九一八年七月，亦加着手實行恐怖。其首領為德清斯基，樣一眼睛銳利的波蘭人，他在革命前，能坐在獄中帶着渴望心情寫雀鳥的自由，而在革命後，居然簽署五百人的行刑狀而不加一句按語。恐怖傳遍俄羅斯全境，死刑成了「反革命」最平常的刑罰，處死的人數，是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的。

一九二二年，在共產黨重要黨員對亦加的利害手段行為提出怨訴之後，且怕



它過於成了一個政府的又一政府。於是秘密警察制度便重新改組。一年後，聯邦憲法將其名稱改為聯邦政府特務隊。但是這保留傳統習慣——就是G P U 依然是一塊黨政黨僅佔人口小部份的地方的最為專政機關。

亦加組織恐怖以打倒反對布爾雪維克政治的一切勢力，兼「清除革命的敵人」。『早先的敵人等已肅清，但因「反革命」的定義擴大，便又有新的敵人發現；被G P U 仍舊用恐怖的方法以擊破他們。

紐成蘇維埃聯邦的七個聯盟共和國，每一個都自有它的政治特別隊，各有相當的自主權，但是牢牢的與莫斯科發生聯絡，證明此項中央集權的効率的一件小事，就是G P U 要覓走失的人的本領。紐約電諸住在莫斯科的一位通信員尋訪一個「在俄羅斯東部漫遊」的美國人，該通訊員向G P U 請求幫助後，五個鐘點，他便接到這個失蹤的人的住址及度夏所居城市的公寓號數。

雖則G P U 是一個「政府」機關，且係憲法所規定，究難確定其與蘇維埃政

府其他各部的關係。憲法授權檢察長相當程度及管理權；其判決在理論上可以向中央執行委員會上訴；其隊長係人民委員會的一名委員。

但是蘇維埃政府的機關與共產黨的機關，界限從未清楚的劃開。GPU追查被嫌疑的工廠怠工之時，同時也在追尋反對斯大林政策的共產黨員，這樣GPU就兼為政府與黨服役，既然凡是反對國家，或反對指導國家的黨的舉動，都可以稱為反革命，所以就兼為二者服役。GPU可以逮捕任何共產黨人，什麼也不能去阻止它。

消滅「反革命」是GPU的原本任務，而「反革命」的定義，則惟蘇維埃當局有此全權。

GPU也還有其他種種有連屬的職務。例如，牠最後通過外人的一切請領護照之舉，如果其人以前是曾經到過俄國的，便更加細心的檢查他的案卷。它留心細察進入及離開蘇聯境內的外人，並特別注意與外人信件的俄國人。十年來逮捕

美國人尙未及六個。但是美國人的俄國朋友却捕了許多。G P U 搜索在俄國的暗探，并開辦一對付暗探的機關。它察視派到外國去在蘇聯大使館及商業代辦所工作的蘇聯人民，以偵察他們有無與布爾喬亞表同情的徵象。

它的工作有些是並非祕密的，G P U 養有大隊精選的部隊——其數估計有五萬人。又有正式的邊防軍及鐵路警備隊，鐵路上通常皆駐政治特務員一人。

最後，此項組織還管理監獄所及流放政治犯的地方，它就帶俄時代的御衛軍，祇有幾處不用；但又加了別的幾處。

G P U 爲專政最有伸縮性的工具，它把偵探與管理執行（包括執行一切意義）合而爲一，同時且具有同法的職能。它自設法庭，其審判通常都是祕密執行，除非案情有作全國宣傳價值的，才拿出來公開。

G P U 在紅軍裏有一特別支部，以視察軍中足以引起兵變或政變的不穩之素。與G P U 合作同爲偵察機關的，則有共產黨的監察委員會、視察黨的紀律。

蘇聯間諜在國外

蘇聯當局很想知道另一個國家的電碼的祕密，可是這種祕密是被嚴密地保守着。難以爲外界探得，凡是製砲工廠的區域內，一個生客一定會引起懷疑。

一個受有訓練，而對於自己工作的信仰，使她成爲一種巨大的力量，並且還有着足夠的電學常識的少女在砲廠區一條陋厝住下了，不久之後，女房東開始對人家說她的前樓住着一個少女，以補是學校教師，現在則從事著作，到這裏來採取寫作的題材。

少女加入當地的工人俱樂部，並從那裏和有些左傾的份子接觸，這樣之後，她便逐漸和砲廠工人認識，愈識越多而隨時混在一起。這些工人俱有的是誠實，他們和她談話時，總是討論政治的理論的問題以至於工作的情況，但無論談的是

什麼理論，總不免涉及事實的問題，並且不能不涉及他們日常做着的工作。這樣，她漸漸在腦中構成了一些製砲的步驟，不單是一部門一部門的工作，並且知道每一個人的工作。

她忍耐地辛勞地工作着，一點一滴地搜集了材料，並經她國內的間諜機關的專家們分析研究，使他們發見這種新型砲的關鍵。

她並沒有取得什麼正確的圖畫或程式，但她却能夠報告那些電砲的試驗者是這樣地在工作着，提醒些概念，工程師們就會設法來使之實現。她的工作完成後，她便神祕地離開那裏，使那些和她混在一起的同志們非常懷念。而他的女房東則還盼望有一天會接到她所寫成的書。

一九三五年，駐日本大使館附武官輔佐官海軍中尉邁西美克羅氏，在東京以甘言密語，籠絡色情狂的日本女性。結交種種愛慾的關係，俾使她們盜竊軍部的祕密情報，軍事書籍，軍用地圖以及其他有關軍事祕密，報告本國情報部。這中

尉以一武官身份，利用愛慾，使一羣充滿大和民族意識的日本女性，做他偵探日本軍事秘密的先鋒，於是在一桃色間諜案中，暴露了十八名站在時代尖端的女性，懷戀着一個海軍中尉的故事。

她們因了魅於中尉的美貌風格，又以結識外國武官爲榮；愛慾既深，情網難逃，這一羣女性便唯中尉之命是聽，對於他的要求，都爭先恐後的辦到，於是日本有間軍機秘密，經過日本的女性竊取而流入他國。這使日本與其他列強在國力的對比上，蒙受重大的損害。

奧克羅中尉發生愛慾關係的日本女性，爲數甚多。現在將其主要的分述於下：

一、谷川養子，東京某女校外國語專科畢業，從事通譯，是官史谷川氏之夫人，與克羅中尉相識於某夜會中，二月後即結了不解緣。代爲中尉設法購買軍事書籍，故能將日俄戰爭歷史購獲，中尉翻譯軍事書籍時，養子作爲顧問，助力獨多，更予以刺探軍事國情之便利。

二、西崎淺子，東京某大學教授回崎之夫人，淺子之父爲製藥公司兼某大旅行社經理，她於芝區聖心學院畢業後，曾赴歐洲各國遊學。與克羅中尉邂逅於社交場中，因傾其多貌，而情絲暗牽，一個月以後，互相愛戀。中尉利用其精練的打字技術，從事於旅順閉塞之翻譯，更藉她的社會地位使偵騎四出，蒐集各種情報。

三、長谷川實子，某公司職員之夫人，名古屋某高等女校及同地某女子專門學校畢業。以教授外人日語爲職業，後被中尉所聘，担任日語教師。不久即二情不解，出入於舞場戲院酒店，雙宿雙飛，巖然一對夫婦，實子曾引導中尉視察橫須賀軍港所在地的之浦史島要塞。

四、富伯美彌子，法英日高等女校及目白女子大學家政科畢業。因爲在雜誌刊登交換研究外國語之徵求，爲克羅所雇，數月後，兩人陷入情網，乃實行同居之愛，築香巢於東京市，在蜜月旅行中之便，中尉偕她赴九州，下關，日本東北，北海道等地，作各種軍事要塞之秘密觀察，並由美彌子將攜帶的軍用地圖，當

場加以證明和指示，給予許多觀察的便利。

五、葦川綾子是美國貨船金星號某船員的愛妾，亦與中尉有微妙關係。中尉偵查房總地方三浦史島之要塞軍事佈置，即是綾子作嚮導。

六、次初子，東京音樂學校學生，從事教授使館武官彌二大尉，某少佐等之日本文，因與某大尉有緣，當某大尉歸國，克羅來東京時，大尉即以次子為贈。在中尉的奉勸之下，她更是傾心，所以她很忠實地充他間諜工作的助手。

七、門冬無子卒業於神戶派爾蒙英語學校，即來華，逼避上海，南京，漢口，香港等地，她在上海廣為英美法德人之日語教師，一九三〇年克羅駐滬時，即與他結識。當一二八事變爆發時，冬子曾充中尉的間諜，偵探日本第三艦隊的行動、與日本陸戰隊的動靜。克羅轉調東京後，冬子仍替中尉努力於在上海的日本軍事情報。

冬子是有名的交際花，西洋的崇拜者。所來往的都是西洋的上流人物，非避

忌與本國人交接，當上海作戰時，她會充間諜，頗有功於日本，所以日方仿一九一四年歐戰時德國名女間諜，瑪泰·哈麗之化名，贈譽為「二十七號」在川島芳子以外，她也是日本的名女間諜。

八、八鋤秋子，仙台某高等女校畢業。在橫濱曾為美人家中之女傭，克羅羅她敵日語兼女侍，由此結成良緣，即為他作間諜工作。未至一年，秋子同中尉反目，因妒成怨，離開中尉後，將他的桃色間諜生活全盤露給日本憲兵隊。這便是克羅羅間諜案的破獲原因。

此外還有鼎鼎大名的許多女性，亦都與克羅羅中尉緣深情切，開出了朵朵的國際愛慾之花。「桃色間諜案」轟動了東京，也宣示了世界，在倭國間諜史上，平添不少的春色，在日本反間諜網彌漫佈滿着的東京，克羅羅中尉施展其「桃色間諜的戰術」，得到極大之收獲，代表其祖國對日的間諜，順利表效，克羅羅中尉的間諜技術與其豔福，是大大可驕傲於世了。

閒 諜 花 絮

譯編人： 于 冲 平

出 版： 新 藝 書 店

桂林：桂西路棠梓巷二十號

定 價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一 月 出 版

308

REC
25
63

11